





東晉書

南開府

長樂鄭  
振錄西  
靜菴書

山文

三

學

書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五

正大雅說已見正小雅

文王之什

文王文王受命於周也

區陽氏曰周自上帝以來

積功累仁至於文王威德益著周國自此盛大至

成王因之遂伐紂滅商而有天下然以威德為天

所相而興周者自文王始也其義如此而已故序

但言受命於周不言受命稱王也游氏曰君臣

之分猶天地尊卑紂在上而文王稱王是二天子

也服事商之道固如是耶書所謂九年大統未集

者後世以虞芮質成爲文王文王受命之始故也觀成

王於泰誓三篇稱文王爲文考至成成而崇望猷

後稱文考爲文王則可知矣孰謂至德如文王一

言一動順帝之則乃盜虛名而拂天理乎

國子監藏書



**張氏曰**文王之於天下都無所與惟正己而已  
後世多疑文王行善以傾紂之天下正猶曹丕  
語禪讓之事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觀文王一  
篇便知文王之德性文王之德業固美更得詩  
人能道之朱氏曰文王之德業固美矣詩人所  
以稱述之者又極形容之妙是以其辭尤粹學  
者於此而盡心焉則凡其德性之蘊皆可見矣  
**○東萊曰**按呂氏春秋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  
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繩文王  
之德熟味此詩信非周公莫能作也  
文王在上於音烏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  
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毛氏曰**於歎辭昭見也鄭氏曰著見也不顯顯  
也不時時也陟升也○**朱氏曰**文王在上尊仰

之辭也於昭于天歎其德之昭明上徹于天也  
言文王與天同德也○**王氏曰**周受封自后稷  
則其為邦舊矣董氏曰按后稷封邰至太王始  
自邠來徙至于岐山是為周邦至文王而天命  
之肇造區夏則其命維新矣不顯則所以甚言  
其顯也不時則所以甚言其時也唯其德之顯  
是以為帝命之時也朱氏曰猶言豈不顯豈不  
時也蓋古語聲急而欲○立氏曰帝命不及時  
而至乎及時而至也○**朱氏曰**夫文王在上而  
於昭于天則有周之德豈不顯乎周雖舊邦其  
命維新則上帝之命豈不時乎德顯命時間不  
容息蓋以文王德合乎天一陟一降常若在上  
帝之左右與之同運而無違也歐陽氏曰謂其  
俯仰之間常如在帝左右○程氏曰文王陟降



在帝左右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不佞聰明順天  
理也。○蘇氏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蓋聖人先  
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與天如一故也詩  
於天人之際多以陟降言之

暨暨者尾文王令聞音問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  
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毛氏曰**暨暨勉也。○**鄭氏曰**令善也聞聲聞也

陳敷也。○**甫田鄭氏曰**陳徧也。○**杜氏在傳**

錫賜也。○**李氏曰**哉者語辭也。○**毛氏曰**侯維

也本本宗也支支子也。○**宋氏曰**所謂暨暨文

王文王非有所勉也蓋其純亦不已而人見其

暨暨也其德不已則令聞亦不已李氏曰惟文

王暨暨故其令聞亦不已蓋有實者必有名也

孟子曰源泉混混不捨晝夜盈科而後進有本

者如是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  
其固可立而待又安能不已乎德盛如是故上

帝敷錫於周維以文王孫子觀之則可見矣蓋

其本宗則百世為天子支度則百世為諸侯鄭

氏曰其子孫適為天子度為諸侯皆百世皆天

命也不惟如此而已而又及其臣子使凡周之

士亦世世脩德而與周匹休焉不顯亦世猶曰

豈不顯乎其亦世也蓋言其傳世永久而以不

顯二字歎之以足其辭也王氏曰凡周之士亦

皆世顯則秉文之德故也。○李氏曰非特文王

之子孫也凡周之士亦皆世世而顯也天之所

以錫文王亦可謂至矣。○甫田鄭氏曰此所以

為徧賜也。○**董氏曰**暨暨文王集注佗媿媿文

王按說文媿媿勉也欬則字當佗媿宋氏國語



補音曰說文無壹字徐鉉以為字當從女從尾  
改之驚俗左氏羊舌職陳栢子國語芮良夫引  
詩佺陳錫載周

去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  
生維周之楨音貞濟濟子禮反多士文王以寧

○**鄭氏曰**猶謀也○**毛氏曰**翼翼恭敬也思辭也

○**顏氏漢書注曰**皇美也○**毛氏曰**楨幹也濟

濟多威儀也顏氏漢書注曰濟濟盛貌

○**曰**周之臣號去去充明其為君謀事忠敬翼翼

歆王氏曰去之顯則以厥猶翼翼也濟濟多士

秉文之德則厥猶翼翼可知矣○**顏氏漢書注**

○**曰**美哉多士生此周王之國也○**王氏曰**楨國

所恃以立也周獲天人之助矣故能生周之楨

也○**朱氏曰**文王之國能生此衆多之士則可

以為國之幹而文王亦賴以為安矣前漢書王

褒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

長樂劉氏曰濟濟多士本由文王教化陶範而

後生也而文王之天下邦國又待多士濟濟以

為安寧焉猶人勤於菑田反以自養樂於植材

反以自庇

穆穆文王於緝七入反契許其反敬止假古雅反

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力計反不億上

帝號命侯于周服

○**王氏曰**穆穆敬也美也朱氏曰穆穆遠之意

○**孔氏曰**於嘆美之辭○**王氏曰**緝續也○**陸**

**氏曰**契允也爾雅曰緝熙光也○**朱氏曰**繼續光

明亦不已之意○**孔氏曰**止為語辭○**陸氏曰**

假大也○**毛氏曰**麗數也○**孔氏曰**不億其數



至多不徒止於一億而已。○**鄭氏曰**周服周之九服也。○**宋氏曰**穆穆欽文王之德不已其敬如此是以大命集焉以有商孫子觀之則可見矣。○**歐陽氏曰**大哉天命商之子孫數甚衆多而上帝乃命之為周諸侯。○**孔氏曰**此作在成王之時從後見其歸周本而美之爾。○**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為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古亂反將于京厥倫裸將常服黼音甫皐况甫反王之蓋臣無念爾祖

**毛氏曰**殷士殷侯也朱氏曰商孫子之臣屬也膚美也敏疾也裸灌鬯也周人尚臭將行也周

禮疏曰裸謂以圭瓊酌鬱鬯始獻尸也。○孔氏曰小宰云凡祭祀贊裸將之事以將為送言裸時送爵行之也宗廟之祭以裸為主於禮王王裸而后亞裸則裸將主人之事士殷士來助祭行灌鬯者以小宰贊裸將觀之則裸將之事有臣助之美。○**宋氏曰**京周之京師也。○**毛氏曰**黼白與異也董氏曰黼練於裳雖章數不同皆以黼為裳也。○孔氏曰練人云白與異謂之黼周冕無績纁之飾則殷皐亦不以黼為飾黼自衣服之所有也祭服不止於黼舉一章以表之耳皐殷冠也夏后氏曰收周曰冕。○**鄭氏曰**王指成王。○**毛氏曰**蓋進也無念念也朱氏曰無念猶豈得無念也猶不顯之義。○**孔氏曰**爾祖文王也。○**毛氏曰**商之孫子侯服于周則以



天命靡常故也。天常命商使有九有之師矣。今  
侯服于周所謂靡常也。唯其靡常故商之子孫  
其為士而膚美敏疾者乃反裸將于周京以助  
周祭也。○**鄭氏曰**常服則不變其服矣不變其  
服存商制也。○**朱氏曰**先代之後統承先王脩  
其禮物佗賓于王家時王不敢變而亦所以為  
戒也。於是呼王之蓋臣而告之曰得無念爾祖  
文王之德乎。蓋以戒王而不敢斥言猶所謂敢  
告僕夫云爾。○**前漢劉向**曰孔子論詩至  
於殷七膚敏裸將于京喟歎曰大哉天命善  
不可不傳于後嗣是以富貴無常益傷微子之  
事周而痛殷之亾也。○**東漢**曰蓋著忠愛之篤  
進退無已也。故謂之忠蓋  
無念爾祖聿于必反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般之未喪息浪反師克配上帝宜鑒于般駿音峻  
命不易以鼓反

**毛氏曰**聿述也。朱氏曰聿發語辭也。永長也。○  
**釋氏曰**師眾也。○**毛氏曰**駿大也。○**釋文曰**不  
易言其難也。○**李氏曰**無念爾祖言成王欲念  
爾祖則在乎聿脩厥德而已能脩德則可以長  
配天命而福祿自來矣。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已  
求之者商自求禍周自求福天何容心於其間  
哉。王氏曰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以德求多  
福則非有待於外也。○**毛氏曰**般之未喪師帝  
乙巳上也。孔氏曰般自紂父帝乙以前其間雖  
行有善惡不喪眾心故能配天以王。○**朱氏曰**  
般未失天下之時蓋常配上帝矣。今其子孫乃  
如此宜以為監而自省焉。則知天命之難保矣。



王氏曰天命艱難不可保持如此則後王宜以  
殷為監也○**大學**曰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  
帝宜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  
失國○**東萊**曰王者代天理物操典禮命討之  
柄以臨天下故曰配命又曰配上帝  
命之不易無過於葛反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  
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允孚  
**毛氏**曰遏止也朱氏曰遏絕也○**孔氏**曰宣昭  
布明也○**毛氏**曰義善也○**鄭氏**曰有又也○  
**毛氏**曰虔虔也載事也○**朱氏**曰儀象也○**毛**  
**氏**曰刑法也孚信也○**歐陽氏**曰知天命之不  
易無使天命至爾躬而止朱氏曰言天命之不  
易保故告之使無自絕其身或王數紂之惡曰  
自絕于天○**朱氏**曰當布明善問而度殷之所

以廢興由於天命者如此○**呂氏**曰凡欲配天  
命者當法天歟天無聲臭可求苟儀刑文王則  
天德全矣此萬邦所以允孚張氏曰上天之載  
無聲臭可象正惟儀刑文王當冥契天德而萬  
邦信悅○**朱氏**曰子思子曰惟天之命於穆不  
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  
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夫知  
天之所以為天文王之所以為文則夫與天同  
德者可得而言矣是詩首言文王在上於昭于  
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而終之以此其旨深矣  
○**緇衣****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允孚○**東萊**曰  
宣昭義問所謂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蓋天命  
之大非小知偏學所能與也又虞度商之興亡  
自天者自敬其怠賤歎可識愈敬懼而不敢怠



矣

文王七章章八句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扶又反命或王也○明  
 明在下赫赫呼伯反在上天難忱市林反斯不易  
 以鼓反維王天位殷適音的使不挾子變反四方  
**毛氏曰**忱信也○**李氏曰**易乃難易之易○**毛**  
**氏曰**紂居天位為殷之正適也○**宋氏曰**挾謂  
 挾而有之言在下者有明明之德則在上者有  
 赫赫之命矣王氏曰明明在下王德之明也赫  
 赫在上天命之赫也達于上下太就無常此天  
 之所以難忱而為君之所以不易也○**王氏曰**  
 今紂所居之尊則天位也所傳之正則殷適也  
 使不挾四方其不可保持如此○**東萊曰**天位  
 殷適使不挾四方則下章所陳眷顧周家有加

無已者非天私我有周也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因其材而篤焉耳

擊音至仲氏任音壬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  
 申反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音泰任有身生  
 此文王

**毛氏曰**擊國任姓仲中女也○**宋氏曰**殷商殷

商之諸侯也自周而言則諸侯皆商也○**毛氏**

**曰**嬪婦也孔氏曰曲禮曰生日妻死曰嬪此生

而言嬪者書曰嬪于虞亦是生稱之也○**朱氏**

**曰**京周京也○**鄭氏曰**及與也○**毛氏曰**大任

仲任也王氏曰擊仲氏任繫其夫而言故也曰

大任繫其子而言故也身重也鄭氏曰重謂懷

孕也○**鄭氏曰**擊國中女曰大任從殷商嫁為

婦於周之京配王季而與之共行德同志意也



朱氏曰嬪于京疊言以釋上句之意猶曰釐降  
二女于媯納嬪于虞也○**鄭氏曰**言文王之聖  
其所從來者遠自其父母而已然矣長樂劉氏  
曰乾健而不息坤順以相承物理自歆形影相  
附不可以無實而取之也王季天錫大任以配  
其德故克生文王焉文王天作之合以大其慶  
故克生武王焉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  
回以受方國

**鄭氏曰**翼翼恭順貌昭明也○**杜氏左傳注曰**

聿惟也○**蘇氏曰**懷來也○**毛氏曰**回違也左

傳晏子曰詩曰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

方國將至○**鄭氏曰**方國四方來附者○**李氏**

**曰**文王小心恭慎明事上帝遂能懷來自福蓋

其德不回故能朝諸侯受此四方來歸之國也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伦之合在洽戶  
夾反之陽在渭于貴反之渙音士文王嘉止大邦  
有子

**鄭氏曰**監視也○**毛氏曰**集就也○**朱氏曰**載

年也○**毛氏曰**合配也洽水也地理志左焉翊

郃陽注應劭曰在洽水之陽也顏師古曰音合

即大雅大明之詩所謂在洽之陽穀梁傳曰水

北為陽渭解見谷風○**毛氏曰**渙涯也○**朱氏**

**曰**嘉昏禮也天之監照實在於下其命既集於

周矣故於文王之初年而默定其配

王氏曰商失其道民號散矣天監在下有命既

集則唯文王為能一天下朝諸侯故於文王之

初載則天為伦合○**鄭氏曰**天於文王生則為



之生配於氣勢之處孔氏曰名山大川皆有靈氣高高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詩人述其所居是美其氣勢○**王氏曰**洽陽涓涓當文王將昏之期而大邦有子蓋曰非人之所能為矣大邦有子倪牽遍反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魚敬反于涓造七報反舟為梁不顯其光

**王氏曰**倪磬也孔氏曰此倪字韓詩文倫磬則倪磬義同也說文云倪譬喻也蓋如今俗語譬喻物云磬倫然也○**朱氏曰**文禮也祥吉也○

**鄭氏曰**卜而得吉則以禮定其吉祥謂使之納幣也○**孔氏曰**爾雅云天子造舟孫炎云造舟比舟為梁也然則造舟者比船於水加版於上即今之浮橋故杜預云造舟為梁則河橋之謂也文王敬重昏事始倫而用之後世以文王所

用故制為天子法百方言曰造舟浮梁也○**鄭氏曰**天子造舟周制也殷時未有等制○**王氏曰**

**曰**譬天之妹言其德可以繼天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倫乎然則非德可以繼天孰能為之配大姒能為之配故備其禮文注請昏焉以定其祥既定矣則文王親迎于涓也程氏曰先儒以親迎于涓謂天子須親迎文王親迎時乃為公子未為君也况周國自在涓旁不是出疆○**毛氏曰**言賢聖之配王基始於是造舟然後可以顯其光輝鄭氏曰迎大姒而更為梁者欲其昭著示後世敬昏禮也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續子管及女維莘所中反長張丈反子維行篤生成王保右音祐命爾燹伐大商



**毛氏曰**續繼也莘大姒國也輿地廣記曰同州  
郃陽縣古莘國長子長女也○**宋氏曰**行嫁也  
○**毛氏曰**篤厚也右助也變和也○**丘氏曰**將  
言篤生成王之事故又本而發之也○**宋氏曰**  
天既命文王於周之京矣而克續大任之女事  
者惟此莘國以其長女來嫁於我也鄭氏曰天  
為將命文王君天下於周京之地故亦為合  
使繼大任之女事於莘國天又篤厚之使生成  
王王氏曰言天既生此文王矣又生成王夫是  
之謂篤保之助之命之而使之順天命陳氏曰  
書言夔友柔克有和順之意以伐商也○**毛氏**  
**曰**言大商則乃所以大文王之德以為商大矣  
非德大則不能變伐也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音日野維予侯興上

帝臨女無貳爾心

**毛氏曰**旅衆也矢陳也○**孔氏曰**牧野紂南郊  
地名釋文曰牧野在朝歌南七十里○**鄭氏曰**  
侯諸侯也○**毛氏曰**興起也○**鄭氏曰**臨視也  
女謂成王也○**長樂劉氏曰**貳謂疑貳也○**毛**  
**氏曰**殷商之兵衆其會聚之時如林木之盛別  
於牧野○**王氏曰**明文王之興以德不以力也  
○**陳氏曰**文王為王成王繼世以伐紂不應復  
言侯興也○**王氏曰**以其衆寡之力尊卑之位  
宜有貳心○**說文曰**檜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  
機以追敵也詩曰其檜如林○**東萊曰**紂以天  
子之威如林之衆來戰成王方自眇然諸侯而  
起苟較強弱而計衆寡其心必疑貳矣然當是  
時成王方一心以奉天討若上帝實臨之較計



之私豈得而容哉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蓋設為勉之之辭以形容或王奉天討之心也

牧野洋洋音羊檀徒丹反車煌煌音皇駟駟音元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或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毛氏曰**洋洋廣也朱氏曰廣大之貌○董氏曰水之緩流為洋洋○

**孔氏曰**檀木之兵車○

**毛氏曰**煌煌明也駟馬白腹曰駟孔氏曰郭璞云駟赤色異鬣也檀弓亦言戎事乘駟因或王所乘遂為一代常法○

**孔氏曰**彭彭強盛也○

**朱氏曰**師尚父太公望為太師而號尚父也毛氏曰師大也○鄭氏曰尚父呂望也尊稱也○

**毛氏曰**鷹揚如鷹之飛揚也涼佐也○

**鄭氏曰**肆故今也朱氏曰肆遂也○蘇氏曰肆絲也春秋

傳曰使勇而無剛者肆也○

**甫田鄭氏曰**會朝者會戰之朝○

**鄭氏曰**戰地寬廣兵車鮮明馬又強盛尚父佐或王為之上將○

**孔氏曰**王肅云以甲子昧爽與紂戰不崇朝而殺紂天下乃

大清明無復濁亂○

**前漢王莽傳詩云**時惟鷹揚亮彼或王注云亮助也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繇彌延反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繇繇瓜古花

從由節反民之初生自土沮七余反漆音七古公

宣都但反父音甫陶音桃復音福陶穴未有家室

**毛氏曰**繇繇不絕貌瓜紹也從從蒲剝反也孔

氏曰瓜之族類本有二種大者曰瓜小者曰瓠

從是瓠之別名瓜蔓近本之瓜必小於先歲之

大瓜紹者近本之瓜紹先歲之瓜也民周民也



○**宋氏曰**自從也土地也言周人死生在此沮  
漆之地也○**毛氏曰**沮水漆水也族經曰沮水

出北地直略縣東過馬棚投棚縣北東入于洛  
漆水出扶風杜陽縣俞山東北入于渭○漢書

地理志右扶風漆縣注云漆水在其縣西郿邑  
注云有鹵鄉詩鹵國○孔氏曰漆沮之鹵地但

二水東流亦過周地故下傳云周原沮漆之間  
古公鹵公也古言久也孔氏曰言其年古又古

後世稱前世曰古公猶云先公也宣父字或殷  
質以名言也○**孔氏曰**陶說文云陶瓦器竈也

蓋以陶去其土而為之故謂之陶○**前漢地理志**

**子法曰**復重窟也○**孔氏曰**穴土室也○**室**  
**曰**室內曰家孔氏曰釋宮云宮謂之室其內謂

之家李巡曰謂門以內也郭璞曰今人稱家義

出於此○**王氏曰**先歲之瓜嘗大矣嗣歲之  
則小末則復大周帝嚳之胄也中嘗衰小後至

於大王文王更大故以瓜陟况之絲絲則言雖

弱而不絕也○**鄭氏曰**公劉遷于豳居沮漆之

地歷世亦縣縣歟孔氏曰舜封棄於郟號曰后

稷周語曰夏之衰棄稷不務我先王不窋用失

其官而自竄于戎狄之間公劉之篇說公劉適

豳其言甚詳蓋不窋已嘗失官逃竄至公劉注

居焉至大王而德益盛得其民心而生王業故  
本周之興云于沮漆也○**蘇氏曰**大王其始猶  
處於復穴無室家之盛孔氏曰七月云入此室  
處即豳事也豈穴居乎但豳近西戎處在山谷  
其俗多復穴而居故詩人舉而言耳及遷於岐  
周而後大興焉○**前漢地理志**右扶風杜陽注



水南入涓顏師古曰詩云自土沮漆齊詩佗自  
杜言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沮漆之地○**說文**  
**引詩曰**陶竇陶穴

古公亶父來朝直遙及走馬率西水濟乎五反至  
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蘇氏曰**朝早也○**毛氏曰**率循也許水涯也鄭  
氏曰循西水涯沮漆水側也○**鄭氏曰**爰於也

及與也○**毛氏曰**姜女大姜也○**莆田****鄭氏曰**  
聿遂也○**毛氏曰**胥相也宇居也○**孔氏曰**古

公避狄之難其來以早朝之時疾走其馬循西  
方水涯漆沮之側東行而至於岐山之下○**鄭**

**氏曰**於是與其妃大姜來相可居者著大姜之  
賢知也王氏曰遂來相宇也○**董氏曰**顧野王

佗來朝趣馬○**東萊曰**來朝走馬形容其初遷

之時略地相宅精神風采也**鄭氏**以為避惡早  
且疾苟如是之迫遽則豈杖策衣邠雍容之氣

象哉

周原膺膺音或莖音謹茶如飴音移爰始爰謀爰  
契苦計反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

**毛氏曰**周原沮漆之間也○**鄭氏曰**廣平曰原  
○**毛氏曰**膺膺美也莖菜也釋文曰廣雅云莖

藿也今三輔之言猶然藿徒弟反○**孔氏曰**內  
則曰莖苴粉榆則莖是美菜非苦茶之類釋州

又云莖莖州郭璞曰即烏頭也江東人呼為莖  
然則莖者其烏頭乎茶苦菜也○**莆田****鄭氏曰**

飴錫也○**毛氏曰**契開也前漢書注云擊刻也  
詩縣之篇曰爰契我龜言刻開之灼而卜之擊

音口計反○**孔氏曰**春官董氏掌共燠契以待



卜事注云上喪禮曰楚焯置于焯置于焯在龜  
東楚焯即契也用以灼龜者也士喪禮注云楚  
荆也欬則卜者以楚焯之木燒之於焯炬之火  
統欬執之以灼龜契開者言契龜而開出其兆  
非訓契為開也○**鄭氏曰**周之原地在岐山之  
南孔氏曰闕宮云居岐之陽山南曰陽故知周  
之原地在岐山之南也膺膺欬肥美其所生菜  
雖有性苦者皆甘如飴也王氏曰以甚言周原  
之美此地將可居故於是始與商人之從己者  
謀謀從則又於是契灼其龜而卜之○**王氏曰**  
爰始爰謀謀之人也爰契我龜謀之龜也謀之  
龜則又以為吉與人謀契也曰止則命其臣民  
止于茲也曰時則命其臣民以土功之時也築  
室于茲則統命以土功之時遂築室也李氏曰

古之建國必相土地之宜土地既善矣欬後  
之於卜筮衛文公遷于楚丘始曰升彼虛矣以  
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則是其  
既自以相土地之宜矣其後曰卜云其吉終欬  
允臧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居良反迺理迺宣迺  
自西徂東周爰執事

**毛氏曰**慰安也○**蘇氏曰**左右東西列之也○

**鄭氏曰**迺疆理其經界蘇氏曰疆畫經界也理

分土宜也○長樂劉氏曰謂畫其經界則田可

疆正其溝洫則水可理○**蘇氏曰**宣道溝洫也

畝度廣狹也長樂劉氏曰樹藝不失墾土之宜

則地利可宣畝導不失墾地之勢則田原可畝

也○**鄭氏曰**龜與周原不能為西東據至時從



水滸言也。孔氏曰：龜在周原西北，而經言自西據至周之時，從水滸而言也。鄭志曰：龜地今為柁邑縣西南行正東，乃得周岐山在長安西北四百里。龜又在岐山西北四百里。○**宋氏曰**：高編也。○**毛氏曰**：爰於也。○**王氏曰**：號築室于茲矣，乃勞來其臣民而慰之，乃安集其臣民而止之。○**孔氏曰**：據公宮在中，民居左右，故王肅云：乃左右開地置邑以居其民。○**甫田**：疆理其經界，乃播種其田，畝於是從西往東，之人徧執事矣，言盡出力也。朱氏曰：言靡事不為也。○孔氏曰：言築室耕田無不勸樂也。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也。大反版以載，佗廟翼翼。

**釋文**：俾使也。繩者營其廣輪方制之正也。縮也。

正則以索縮其築版，上下相承而起。孔氏曰：營度位處以繩正之，其繩則方正而直矣。依此繩直之處起而築之，以繩縮束其板，板滿築訖則并下於上以相承載。○李氏曰：左傳凡言興土功則言板幹，蓋立木兩傍所以障土，用之相承載也。○王氏曰：繩謂之縮，以板衡而繩縮故也。

翼翼嚴顯也。○**長樂劉氏曰**：二章言遷，三章四章言其營民之居處，授民之耕種，此章始營公室焉。○**鄭氏曰**：司空掌營國邑，司徒掌徒役之事，故召之使立室家之位處。孔氏曰：位處者即匠人所謂左祖右社，面朝後市之類是也。○**長樂劉氏曰**：其繩則直，揆其基址必正也。縮版以載，築其垣墉必堅也。○**毛氏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廡庫為次，居室為後。○**釋文**：俾佗卑



日本又侖俾

揀音俱之喫喫耳升反度待洛反之薨薨呼弘反  
築之登登削屢力注反馮馮扶冰反百堵丁古反  
皆興馨音羔鼓弗勝音升

**毛氏曰** 揀築釋文曰劉熙云築盛土籠也。說

文曰揀乘土於繩也喫喫衆也度居也鄭氏曰

度猶投也。孔氏曰鄭以度猶投語異意同。

釋文曰度韓詩云填也。張氏曰度讀如法度

之度言運士以進也。玉氏曰度傳土也。

**氏曰** 薨薨聲也董氏曰薨薨如蟲之聲則其聲

之衆也。董氏曰答登則其聲之應也。

**曰** 削屢重復削治也。張氏曰馮馮削土聲。

**氏曰** 五板為堵李氏曰公羊傳五板為堵五

堵為維何休以為堵四十五丈許慎五經異義載

禮及韓詩說八尺為板五板為堵板廣二尺積

高五板為一丈其說異同姑兩存之興起也。

**毛氏曰** 磬大鼓也長一丈二尺孔氏曰韓人云

為皋鼓長尋有四尺八尺曰尋是一丈二尺鼓

人云以馨鼓鼓役事。李氏曰凡此皆是形容

築牆之意。孔氏曰掘土實之於藁謂之抹抹

之者衆多喫喫取得土送至牆上牆上之

人受取而居於版中居之亟疾其聲薨薨狀。

**李氏曰** 既投之於版中則築之登登。蘇氏曰

既成而削之其聲馮馮狀堅也長樂劉氏曰削

屢馮馮者謂牆成脫板削其堅凸以就平直。

**王氏曰** 既侖廟矣於是營宮室百堵皆興則營

宮室也馨鼓弗勝則人自勸功馨鼓之節反弗

勝也王氏曰言勸事樂功也。



廼立臯門臯門有伉苦浪反廼立應門應門將將  
七羊反廼立冢土戎醜攸行

**毛氏曰**王之郭門曰臯門王之正門曰應門孔  
氏曰明堂位云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  
魯以諸侯而倫庫雉則諸侯無臯應故以臯應  
為王門之名也○董氏曰爾雅正門謂之應門  
而無臯門爾雅有關也○朱氏曰書天子有應  
門春秋言魯有雉門禮記云魯有庫門家語云  
衛有庫門皆無云諸侯有臯應者則臯應為天  
子之門明矣意者大王之時未有制度時倫二  
門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為天子之門  
而諸侯不得立也伉高貌王氏曰伉壯也將將  
嚴正也冢大也冢土大社也孔氏曰大王立此  
社後取其制以為天子之泮大社之名唯施於

天子戎大也醜眾也○**王氏曰**宗廟宮室內事  
也自內以及外故於卒言立冢土也○**毛氏曰**  
起大事動大眾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  
孔氏曰宜祭社之名也

肆不殄田典反厥愠奸問反亦不隕韻謹反厥問  
松子洛反械音域拔蒲昊反矣行道兌吐外反矣  
混音昆夷駝徒對反矣唯其喙許穢反矣

**毛氏曰**肆故今也朱氏曰猶言遂也承上起下  
之辭○**蘇氏曰**殄絕也愠怒也○**毛氏曰**隕墜

也○**鄭氏曰**小聘曰問松櫟也陸璣曰周秦人  
謂柞為櫟械白椴如誰反也孔氏曰郭璞云椴

小木也叢生有刺實如耳璫紫赤可食陸璣疏  
云王蒼說械即柞也其材理全白無赤心者為  
白椴二說不同未知孰是○**孔氏曰**拔拔歛生



柯葉也○**毛氏曰**兌成蹊也○**邱氏曰**混當為  
昆字之誤也○**毛氏曰**駢突也說文曰駢馬疾  
行貌○**呂氏曰**喙張喙而息也奔趨者其狀如  
此○**朱氏曰**大王所愠謂昆夷也言大王雖不  
能殄絕昆夷○**陳氏曰**亦不隕墜其聘問之好  
俟我之植木拔歛生柯葉行道兌歛成蹊徑疆  
理葺治則昆夷疾奔而遠我矣○**朱氏曰**混夷  
畏之而奔突竄伏維其喙息而已言德盛而混  
夷自服也○**東萊曰**軍國之容雖備歛大王猶  
未敢輕用其民也故不敢殄絕所愠之夷狄亦  
不隕廢其聘問之禮益寒暑之節龍蛇之蟄未  
有不積而能施不屈而能伸者也重以王季三  
以文王畜之可謂厚矣歛猶有樂天之事焉至  
於王業光大而不可掩郊關之內鬱鬱葱葱輪

蹄輻湊則昆夷不待攘斥自奉頭鼠竄之不暇  
矣是固消長之理也此章或以為專指大王或  
以為專指文王義皆未安孟子曰文王事昆夷  
文王猶事昆夷則大王安得有昆夷駢突維其  
喙矣之事乎皇矣之詩曰帝省其山柞棫斯拔  
松柏斯兌帝侖邦侖對自大伯王季歛則柞棫  
拔矣行道兌矣安可專指以為文王之詩乎蓋  
總敘周家王業積施屈伸之理始於大王而終  
於文王耳

虞芮如鏡反質厥成文王蹶侯衛反厥生子曰有  
疏附予曰有先蘇薦反後胡豆反予曰有奔奏如  
字予曰有禦魚呂反侮士甫反

**蘇氏曰**虞在陝之平陸芮在同之馮翊平陸有  
間原焉則虞芮之所讓也○**王氏曰**質厥成者



皆其爭訟也成與周官所謂書其刑殺之成同  
○**毛氏曰**蹴動也○**王氏曰**生與易所謂觀我  
生同義○**毛氏曰**率下親上曰疏附孔氏曰率  
疏者令親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德宣譽曰奔  
奏孔氏曰喻天下以王德宣揚王之聲譽使大  
下皆奔走而歸趨之或臣折衝曰禦侮○**張氏**  
曰虞芮質厥成訟獄者不之紂而之文王○**毛**  
**氏曰**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  
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  
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不  
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國之  
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  
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為間田而退天下聞之而  
歸者四十餘國蘇氏曰大王肇基王迹至於文

王其始猶國於岐山之下其地甚狹故孟子言  
文王方百里起其後既克密須而國於岐蜀之  
間既克崇然後涉渭伯都於豐其地既廣其所  
服從之國亦衆欽其政猶行於西南而已未能  
及於東北虞芮質厥成則東北既集矣○**鄭氏**  
曰文王之德所以至欽者由有疏附先後奔奏  
禦侮之臣力也○**東萊曰**虞芮質厥成則道化  
行矣文王蹶欽震動遠省其所自生者懼無以  
致之也子曰有疏附子曰有先後子曰有奔奏  
子曰有禦侮言我無以致此是皆諸臣之力爾  
德盛而不居此文王與人為善也至公無我也  
於穆不已也

緜九章章六句

棫爾暵反樸音卜文王能官人也○芄芄薄紅反



棫樸薪之槩音酉之濟濟辟音壁王左右趣七喻反之

**毛氏曰** 輿也芄芄木盛貌棫白桺也○**鮑氏曰**

白桺相撲屬而生者孔氏曰釋木云撲抱也孫炎曰撲屬叢生謂之抱考工記云凡察車之道

欲其撲屬而微至注云撲屬由附注堅固貌也此言撲者亦謂根枝迫逐相附著之貌○**毛氏**

**曰** 槩積也濟濟解見文王○**鮑氏曰** 辟君也君

王謂文王也○**毛氏曰** 趣趨也○**歐陽氏曰** 詩

人言芄芄狀棫樸茂盛採之以備薪槩**毛氏曰** 山木茂盛萬民得而新之以喻文王養育賢材

美茂官之以克列位而王威儀濟濟狀左右之

臣趨而事之以見君臣之盛也

濟濟辟王左右奉音奉璋奉璋峨峨五歌反髦音

毛士欣宜

**毛氏曰** 半圭曰璋鄭氏曰璋璋璜也祭祀之禮

王裸以圭璋諸臣助之亞裸以璋璜○孔氏曰

玉人云大璋中璋邊璋皆是璋璜也郊特牲曰

灌以圭璋故知璋為璋璜祭之用璜唯灌為狀

祭統云君執圭瓚裸尸大宗伯執璋瓚亞裸小

宰又助之是助行裸事非獨一人○**毛氏曰** 峨

峨盛壯也孔氏曰釋訓云峨峨祭也舍人曰峨

峨奉璋之貌髦俊也○**歐陽氏曰** 言在宗廟則

奉璋助祭皆髦俊之士○**朱氏曰** 左右奉之亦

有趣向辟王之意○**鮑氏曰** 奉璋之儀峨峨狀

故今俊士之所宜

淠匹世反彼涇音經舟烝之丞反徒揖音接之周



王于邁六師及之

**毛氏曰** 淠舟行貌涇解見谷風○**鄭氏曰** 丞衆

也○**毛氏曰** 楫櫂也釋文曰方言云楫謂之橈

或謂櫂釋名云在傍撥水曰櫂○**鄭氏曰** 于往

也邁行也○**朱氏曰** 六師六軍也毛氏曰天子

六軍○孔氏曰瞻彼洛矣云以佗六師常戎曰

一整我六師皆謂六軍為六師此六師亦六軍也

春秋之兵雖累萬之衆皆稱師軍之言師乃是

常稱大雅莫非天子之禮詩人之佗戎以後事

言之○**王氏曰** 涇在周地興所見也○**鄭氏曰**

淠淠然涇水中之舟衆徒以楫櫂之○**陳氏曰**

周王有所行邁則六師汲汲然而及之不待戒

命而至○**歐陽氏曰** 王所官人入宗廟居軍旅

皆可用文政之材各任其事也○**東萊曰** 淠彼

涇舟丞徒楫之以興周王于邁六師及之之速

也

倬陟角反彼雲漢為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佗人

**毛氏曰** 倬大也雲漢天河也爾雅曰箕斗之間

漢津也疏曰劉炫謂是天漢即天河也天河在

箕斗二星之間○**董氏曰** 昭回于上所以言章

○**鄭氏曰** 文王是時九十餘矣故云壽考○**毛**

**氏曰** 遐遠也○**孔氏曰** 佗人變舊造新之辭朱

氏曰謂變化鼓舞之也○**董氏曰** 遐不佗人甚

言其佗也○**蘇氏曰** 天之蒼蒼豈自有章哉則

亦有雲漢以為之耳○**歐陽氏曰** 雲漢在上為

天之文章猶賢人在朝為國之光采○**陳氏曰**

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此周王壽考遐不

佗人之謂也



追對迴反琢陟角反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網  
紀四方

**毛氏曰**追離也金曰離鄭氏曰追師掌追衛等  
則追亦治玉也玉曰琢○**鄭氏曰**章文章也○

**毛氏曰**相質也孔氏曰章是成文則相是本質  
故以相為質也○**鄭氏曰**罔罟張之為網理之

為紀孔氏曰說文云網網紘也紀別絲也網者  
網之大繩舉網能張網之目故張之為網也紀  
者別理絲縷故理之為紀○**王氏曰**文王佗人

外則使有文內則使有質○**董氏曰**玉不琢不  
成器佗人猶追琢使之就器也然非養成其質  
則文其得有傳哉丘氏曰有雕琢之文金玉之  
質表裏如一所以為賢也○**呂氏曰**所以綱紀  
四方維持而不墜者皆官人之效雖文王無為

猶勉勉於斯而不已也

棧樸五章章四句

早戶但反麓音鹿受祖也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  
劉之業大王王季申以百福于祿焉孔氏曰言文  
王受其祖之業也

**東萊曰**周之先祖以下皆講師所附麗此篇師  
傳以為文王之詩故有大王王季申以百福于  
祿之說於理雖無害然于祿百福之語則不辭  
矣

瞻彼旱麓榛側巾反楛音戶濟濟豈弟君子于祿  
豈弟

**宋氏曰**興也○**毛氏曰**旱山名也麓山足也榛  
解見簡兮○**陸氏曰**木疏○**楛**其形似荆而赤  
莖似著上黨人織以為牛莒箱器又屈以為釵



○**毛氏曰**濟濟衆多也○**鄭氏曰**豈樂也弟易也○**丘氏曰**此篇凡言君子者斥文王也○**氏曰**干求也○**程氏曰**瞻彼早山之榛栝艸木得麓之氣濟濟茂盛興此周家之豈弟君子承其先祖豈弟之道所以興感受福也○**陳氏曰**周家世以樂易爲德故其子孫之求福也亦遵是樂易而已其諸異乎人之求歟朱氏曰豈弟君子則其干祿也豈弟矣猶口其爭也君子云爾○**東萊曰**繇之八章曰柞棫拔矣行道兌矣皇矣之三章曰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皆以山林之茂見王業之盛也故周語言此章之義曰夫旱麓之榛栝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端榛麓散亾藪澤肆斃民力彫盡田疇蕪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服

而何易樂之有焉歟則所謂榛栝濟濟者蓋當時所見之實也至於詩人發興則周語不能盡其義當如程氏說

瑟所乙反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鄭氏曰**瑟潔鮮貌程氏曰瑟密也○**毛氏曰**玉

瓚圭瓚也鄭氏曰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

勺青金爲外朱中央矣○孔氏曰玉人云裸圭

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宗廟典瑞注引漢禮瓚槃

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則瓚如勺

爲槃以承之也天子之瓚其柄之圭長尺有二

寸賜其諸侯蓋九寸以下○**鄭氏曰**黃流秬鬯

也孔氏曰秬異黍一秬二米者也秬鬯者釀秬

爲酒以鬱金之艸和之使之芬香條鬯故謂之

秬鬯艸名鬱金則黃如金色酒在甕流動故謂



之黃流殷王帝乙之時王季為西伯以功德受  
此賜孔氏曰孔叢子曰吾聞諸子夏曰殷王帝  
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佗伯於西受圭二秬鬯之  
賜似所也降下也○程氏曰續密溫潤之玉璜  
其中所盛必黃流也豈弟君子則福祿所降也  
朱氏曰明寶器不薦於褻味而黃流不酌於瓦  
缶則知盛德必享於祿壽而福澤不降於淫人  
矣○董氏曰艷衆於周禮引詩佗伯玉璜賈  
公彥曰卹彼玉璜蓋古文以瑟為卹也○東萊  
曰申上章干祿之義也

鳶悅宣反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佗人  
朱氏曰興也○鄭氏曰鳶鳴之類孔氏曰蒼詒  
解詒以為鳶即鳴也○毛氏曰戾至也○鄭氏  
曰遐遠也○程氏曰佗興起之於善也○鄭氏

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猶韓愈謂魚川詠而鳥  
雲飛上下自然各得其所也詩人之意言如此  
氣象周家佗人似之李氏曰抱朴子曰鳶之在  
下無力及至乎上聳身直翅而已然後知鳶飛  
更不用力亦如魚躍怡然自得而不知其所以  
然而然王者之佗人鼓之舞之使各盡其才亦  
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陳氏曰人才至周而  
盛雖曰周之子孫遠不佗人然其所由來者亦  
先世之故也○東萊曰佗人之感至於如鳶飛  
魚躍非積累薰陶久且熟者則不能然其來蓋  
有自矣此序所謂受祖也

清酒既載駢息營反牡既備以享許女反以祀以  
介景福

周禮注曰鄭司農云清酒祭祀之酒玄謂清酒



今中山冬釀接夏而成○**鄭氏曰**饗載謂已在尊中也○**孔氏曰**駢牡赤牡之牲也董氏曰方文王時周固未有所尚而駢牡蓋以色自別尔○**孔氏曰**或伦者於後據周所尚而言之○**宋氏曰**備全具也○**鄭氏曰**景大也○**毛氏曰**清酒既載駢牡既備言年豐畜碩也**孔氏曰**左傳云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膾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秦酒醴以告曰嘉粟旨酒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程氏曰**此章言子孫承受其業致其誠孝之報後人載酒備牲以享祀其先君祖先饗報而子孫受福也○**東萊曰**先祖遺子孫之業莫大於人材故前章言伦人後章以報祀繼之

瑟彼柞械民所燎力召反矣豈弟君子神所勞力

報反矣

**程氏曰**瑟然密茂之狀○**鄭氏曰**柞械之所以茂盛者乃人慎燎除其旁艸養治之使無害也**程氏曰**今人種榆亦焚之使茂○**鄭氏曰**勞勞來猶言欣助○**孔氏曰**上言祭以福此言得福之事柞械所以得茂者正以為民所慎燎君子所以得福者正以為神所勞來

莫莫葛藟力執及施以鼓反于條枝莖回反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莫莫施貌**程氏曰**莫莫柔蔓之狀○**程氏曰**施者謂依緣木之條幹○**說文曰**枚幹也可為枚○**程氏曰**不回謂無邪回它道也○**鄭氏曰**葛也藟也延蔓於木之枝本而茂盛喻子孫依緣先人而起○**李氏曰**君



子承其先祖之道以求福祿其求福也無所回邪唯承其先祖之道而已

早麓六章章四句

思齊爾皆反文王所以聖也鄭氏曰言非但天性德有所由成○孔氏曰言文王之聖有所以而然也○歐陽氏曰文王所以聖者世有賢妃之助也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美記反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詩章反音則百斯男

**朱氏曰**思語辭○**毛氏曰**齊莊也媚愛也周姜

大姜也朱氏曰大王之妃大姜也京室王室也

朱氏曰京周也○孔氏曰周京俱是地名○**孔**

**氏曰**京師王室之婦○**毛氏曰**大姒文王之妃

也徽美也○**朱氏曰**百男舉成數而言其多也

又曰春秋傳曰管蔡邲霍魯衛毛聃畢原豐郕

文之昭也并伯邑考或王為十八人然此特其見於書傳者爾亦可以見其多也言此莊敬之大任迺文王之母實能媚于周姜而稱其為周室之婦王氏曰為人母盡母道為人婦盡婦道者大任也○李氏曰觀劉女傳載胎教則文王由大任而成德可知矣○**歐陽氏曰**大姒每思慕任姜而繼其美聲有不妬忌之賢長樂劉氏曰婦人以不妬忌為正心之本而子孫眾多李氏曰古者親迎之禮父南向子北向而跪醮而命之曰往迎尔相承我宗事勗率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夫為人婦而必事其先妣之事此古之賢女也以大任而能愛大姜以大姒而又能嗣大任之徽音則周之賢妃可謂世不乏人矣大姜之後有大任大任之後有大姒此周之



所以興也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音通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牙嫁反于家邦

**鄭氏曰**惠順也。○**孔氏曰**宗公是宗廟先公書序云班宗彝中庸云陳其宗器皆謂宗廟為宗毛氏曰宗神也。○張氏曰未追王故稱公。○

**氏曰**時是也恫痛也。○**毛氏曰**刑法也寡妻適妻也孔氏曰適妻唯一故言寡也。○蘇氏曰寡妻猶言寡小君也御迎也鄭氏曰御治也。○孔

氏曰王肅云以迎治天下國家。○**朱氏曰**言文王上有聖母所以成之者遠內有賢妃所以助之者遠故能順于先公而鬼神歆之無怨恫者其儀法內施於閨門而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也。○**張氏曰**言接神人各得其道。○**孟子曰**刑

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東萊曰**毫髮不愧於隱微然後近者孚故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始可以刑于寡妻雖離於容反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音亦亦保

**毛氏曰**雖離和也肅肅敬也。○**朱氏曰**不顯幽隱之處也。○**毛氏曰**無射無厭也。○**歐陽氏曰**

保守也言文王平居在宮中則雖離然而有事在宗廟則肅肅然而敬。○**朱氏曰**雖居幽隱亦常若有臨之者歐陽氏曰不以人所不見而怠常端莊若有所臨雖無厭射亦常有所守焉言其純亦不已如是。○**東萊曰**聖人神人之主也如前章所載神人孚格可謂得為主之道矣欲求所以孚格者當於此章觀之



肆戎疾不殄裂假古雅反不瑕音遐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毛氏曰**肆故今也戎大也疾害也殄絕也○**歐**

**陽氏曰**裂光也○**毛氏曰**假大也○**陳氏曰**瑕

玷也○**歐陽氏曰**光大而無瑕也式法也○**毛**

**氏曰**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言性與天合也○**歐**

**陽氏曰**事雖未嘗聞舉必中法又不待教諫而

入於善**朱氏曰**雖事之無所前聞者而亦無不

合於法度雖無諫諍之者而亦未嘗不入於善

○**李氏曰**其德性可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矣

豈待於有所聞有所諫而後中道哉○**東萊曰**

戎疾大患難也姜里之囚是也昆夷獫狁之難

則其餘也文王之德如上章所陳故雖遭大難

而不失其聖光大而不可毀缺所謂肆戎疾不

殄裂假不瑕也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教音亦譽髦斯

士

**朱氏曰**冠以上為成人小子童子也○**毛氏曰**

造為也○**李氏曰**古之人指文王也○**毛氏曰**

無教無厭也譽名譽也○**釋文曰**髦俊也○**李**

**氏曰**惟文王之德如此故士皆化之成人則有

德小子則有造**孔氏曰**言長者道德已成幼者

有業學習王肅云周之成人皆有成德小子皆

有所造為進於善也○**朱氏曰**凡所以致是者

蓋由文王之德純而不已無有厭教○**鄭氏曰**

故今此士皆有名譽於天下成其俊乂之美也

**王氏曰**初言大任大姒則化成乎內也終言譽

髦斯士則化成乎天下矣○**董氏曰**韓詩佻古



之人無擇。○**東萊曰**：聖人流澤萬世者莫大於  
於人所以續天地生生之大德也。故此詩以是  
終焉。文王之無教，孔子之誨人，不倦其心一也。  
典謨於虞夏，其稱堯舜禹臯陶已曰若稽古。  
則此詩追述文王以爲古之人，復何疑哉。

思齊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鄭氏  
柝四章章六句今從毛氏

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脩德，莫若  
文王。孔氏曰：定本皇下無矣字。皇矣，上帝臨下有  
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  
四國爰究九又反，爰度待洛反。上帝者，正夷反之  
憎其武廓。若霍反，乃眷音卷。西顧此維與宅。

**毛氏曰**：皇大也。○**程氏曰**：赫威明也。下章云王  
赫斯怒。○**毛氏曰**：莫定也。二國殷夏也。四國四

方也。○**程氏曰**：究尋究也。度謀度也。○**甫曰**：

**氏曰**：耆底定也。程氏曰：耆致也。頌云耆定，尔功

宅居也。○**王氏曰**：大哉天，乃赫歆下視四方，求

民之所歸矣。鄭氏曰：謂所歸就也。○**程氏曰**：此

泛言天佑下民，佗之君長使得安定也。維此二

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天維求民所

定，故君不善則絕之。如彼夏商二國不得其政，

則於四方之國求謀有德之君，使王天下。○**甫**

**田曰**：○**鄭氏曰**：天察四方之國而底定之，憎其用

大而爲虐者，乃眷歆西顧。維此周雖小，可與居

天子位也。程氏曰：謂使其居西土以王天下也。

佗之屏，必頌反之。其蓄側吏反其翳於計反脩之  
平之其灌古亂反，其擿音例，啓之辟婢亦反之。其



檉救貞反其楛老居反攘如羊反之剔它歷反之其厭烏筆反其柘章夜反帝遷明德串古患反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統固

**孔氏曰** 伦攻伦之也朱氏曰柞拔起也屏除之也○**毛氏曰** 木立死曰菑孔氏曰立死之木妨

他木生長為木之害故曰菑也自斃為翳孔氏曰生木自倒枝葉覆地為陰翳故曰翳也○朱氏曰或云小木蒙蔽翳者也○**孔氏曰** 脩理

之平治之也程氏曰謂脩治其叢列使疏密正

直得其宜○**毛氏曰** 灌叢生也櫛栉也孔氏曰

郭璞云栉樹似櫛櫛而庫小子如細栗今江東呼為栉栗○程氏曰行生日櫛○**程氏曰** 啓之

辟之謂芟除也○**毛氏曰** 檉河柳也孔氏曰河

柳謂河傍赤莖小楊也陸璣云皮亦枝葉似

松楮櫟也孔氏曰孫炎云櫟腫節可以作杖陸

璣疏云節中腫似扶老今人以為馬鞭及杖○

**程氏曰** 攘之剔之謂穿剔去其繁冗使成長也

○**毛氏曰** 廩山桑也孔氏曰郭璞云廩桑柘屬

材中為弓冬官考工記云弓人取幹柘為上廩桑次之○朱氏曰廩與柘皆美材可為弓幹又

可蚕也串習也○**程氏曰** 夷平也載路猶滿路

也○**歐陽氏曰** 此章乃本周伦宅之始岐周之

民樂就有德皆共刊除樹木而營理邑居陳氏

曰此言成周伦邑之始大王之初也○**朱氏曰**

帝遷明德謂遷此明德之君於岐周也○**呂氏**

**曰** 串夷載路言民歸往也其來者習其平易○

**蘇氏曰** 歸之者載路而不絕○**程氏曰** 天立厥

配受命統固言天以其德之配天而立之使王



則其受命堅固而不易也。歐陽氏曰：謂立其德可配天者以為君也。○朱氏曰：天以其德可配天而立之於此，則其受命堅固而不易矣。言天命終歸之必成王業也。○**釋文**曰：翳，韓詩作殪云。因也。因，高填下也。○**東萊**曰：周頌曰：岐有夷之行，周自太王以來，世以平夷為治，民串習，其平夷，歸往之者，載路而不絕，民歸之，則天命之矣。

帝省昔井，反其山，柞棫斯拔，蒲貝反，松柏斯兌。徒外反。帝，佗。邦，佗。對，自大音泰。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歐陽**曰：省視也。○**三**氏曰：拔者，擢其修幹之謂。兌者，悅澤外見之謂。毛氏曰：兌，易直也。○

**大**曰：對配也。○**孔**氏曰：王肅云：太伯見王季之

生，文王知其天命之必在王季，故去而適吳。太

王沒而不返，而後國傳於王季。周道大興。○**毛**

**氏**曰：善兄弟曰友。○**朱**氏曰：兄謂太伯。○**鄭**氏

**曰**：篤，厚也。○**程**氏曰：載，辭也。錫，予也。○**毛**氏曰

：喪，亡也。奄，大也。孔氏曰：釋言云：蒸，奄也。孫炎云

：蒸，大之奄，是蒸奄俱為大義。○**程**氏曰：奄字之

義在忽遂之間。○**程**氏曰：帝省，其山。苦，天視周

家之治，以山為興也。○**鄭**氏曰：天，佗。邦，謂興周

國也。佗，配謂為生明君也。丘氏曰：天以聖君為

已配。佗，對謂文王也。是乃自太伯王季時，則欤

矣。太伯讓於王季，而文王起。孔氏曰：由太伯讓

於王季，而文王得起，是興國生君在太伯王季

之時也。○**程**氏曰：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又述其



事也。○**王氏曰**：因心則友者，言其有天性，因心則然，非學而能也。以太伯避季，則季疑於弗友，故特先言其友也。○**朱氏曰**：王季所以友其兄者，因其心之自然，既受太伯之讓，則益修其德，以厚周家之慶，而與其兄以讓德之光。猶曰：彰其知人之明，不為徒讓耳。本鄭氏孔氏說其德，如是，故能受天祿而不失，至于文政而奄有四方也。

維此王季，帝度侍洛，反其心。猶或伯反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釋文必里反，當佗，毗志反。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音耻，施以鼓反于孫子。

**孔氏曰**：天開度其心。左傳曰：心能制義曰度。○**毛氏曰**：猶靜也。孔氏曰：左傳樂記韓詩，猶皆佗。

莫左傳云：德正應和，曰莫。釋詁云：猶莫定也。郭璞云：皆靜定也。○**程氏曰**：類，肖也。左傳曰：勤施

無私曰類。○**左氏傳曰**：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

威曰君。朱氏曰：不僭，故人慶其賞，不濫，故人威其刑。○**鄭氏曰**：王君也。王季稱王曰追王也。孔

氏曰：王季未得稱王，其實君其國耳，以其追號為王，故佗者以王言之。○**左氏傳曰**：慈和，徧服

曰順。○**丘氏曰**：比親也。左氏傳曰：擇善而從之，曰比。○**鄭氏曰**：靡無也。祉，福也。施，延也。○**釋氏**

**曰**：此章述王季之德。○**朱氏曰**：帝度其心，猶言天誘其衷，使能制義也。○**孔氏曰**：服虔云：發號

施令天下，皆應和之，莫然而定，無讎譁也。○**釋氏**

**曰**：非徒能明，又能類，今能知之而弗克踐之者，明及之而行弗類也，是非誠有也。言王季既



明又能類所以為至德。○莆田鄭氏曰能為人  
之長能為人之君故使之王此大邦又能惠順  
親比其民人也。王季本非當立其立者天也。○  
季氏曰後世亦繼其德比於文王其德無有恨  
○程氏曰既受天福祿而能施及於孫子此二  
句結之而下述文王之事也。

帝謂文王無咎畔援于願反無咎歆許金反羨錢  
面反誕但旦反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拒大邦侵  
阮奠宛反祖共音恭王赫虎格反斯怒爰整其旅  
以按安旦反祖旅以篤于周祐音戶以對於天下  
毛氏曰無咎無是也。○程氏曰畔近畔長樂劉  
氏曰畔謂疆畔書所稱徧黨也反側也頗僻也  
皆安於疆畔而違中者也援攀援畔援黨比也  
歆欲之動也羨羨羨也登岸既濟之義王氏曰

經以涉川譬涉難登岸者無難之地。○

毛氏曰

國有密須氏侵阮遂注侵共孔氏曰王肅云密

須氏姑姓之國左傳曰密須之鼓是也箋以阮

祖共皆為國魯詩之義亦以阮祖共皆為國名

孫毓云案書傳文王七年五伐有伐密須大夷

黎邦崇未聞有阮祖共三国助紂犯周文王伐

之之事。○張氏曰密地在今寧州阮國名共阮

國之地名皆在今涇州今有共池即共也。○前

漢地理志安定郡陰密注詩密人國即今寧州

也。○丘氏曰赫怒貌。○毛氏曰旅師也按止也

朱氏曰上旅周師也下旅密人也。○鄭氏曰篤

厚也祐福也對答也。○程氏曰天謂文王無黨

援以為強無以貪欲而動惟是所先者濟天下

於險難此謂順天征伐之道呂氏曰文王以無



心得天下雖赫怒用師皆出於無心也時援敵  
美者皆有心者也文王之心與斯民速濟乎大

難者也於是有密人不共拒我大邦之命○**張**

**氏曰**侵阮直至共之地○**程氏曰**文王赫然而

怒整其師旅以遏止密人徂共之師救亂安人

以厚周家之福以答天下望周之心也此文王

征伐之始也○**孟子曰**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

旅以遏徂莒以篤于周祜以對於天下此文王

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居良反陟我高岡無矢我陵

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息淺反原

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程氏曰**依馮也孔氏曰依止也○**孔氏曰**京是

周所都之邑○**張氏曰**侵自阮疆言文王却自

阮疆而太伐密也○**鄭氏曰**陟登也○**毛氏曰**

矢陳也孔氏曰無得陳兵於我陵○**鄭氏曰**大

陵曰阿○**王氏曰**池水所聚也○**鄭氏曰**度謀

也鮮善也毛氏曰小山別大山曰鮮○孔氏曰

孫炎云別不相連也○**毛氏曰**將側也方則也

○**宋氏曰**文王在周之京所整之兵旣按密人

遂從阮疆而出以侵密歐陽氏曰言周師先據

勝地歛後侵之所陟之岡即為我岡○**楊氏曰**

聖人一視而同仁則天下無彼我之異陵阿泉

池皆視之猶我也與毀其宗廟遷其重器異矣

此蓋戒其軍士不為暴擾之辭也○**蘇氏曰**文

王旣克密須於是相其高原而徙都焉所謂程

邑是歟○**鄭氏曰**地在岐山之南居渭水之側

後竟徙都於豐孔氏曰太王初迁已在岐山在



岐山之陽是太舊都不遠也周書稱文王在程  
倫程寤程典皇甫謐云文王徙宅於程蓋謂此  
也箋嫌此即是豐故云後竟徙都於豐知此非  
豐者以此居岐之陽豐則岐之東南三百里耳  
○前漢地理志曰安陵關駟以為本周之程邑  
也○**孔氏曰**昔山跨水營建國都乃為萬邦之  
所法則下民之所歸注李氏曰下民之王追稱  
之也○**東萊曰**用兵必有根本之地文王駐兵  
於國都以為三軍之鎮故曰依其在京  
帝謂文王子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  
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音荀爾仇方同爾  
兄弟以爾鉤古侯反援音袁與爾臨衝昌容反以  
伐崇墉音容

**毛氏曰**長夏長大也孔氏曰毛以夏為大○鄭

氏曰夏諸夏也革更也○**鄭氏曰**詢謀也然耦

曰仇○**立氏曰**仇方即崇也○**毛氏曰**鉤鉤梯

也所以鉤引上城者孔氏曰鉤援一物以梯倚

城相鉤引而上援即引也臨臨車也衝衝車也

孔氏曰臨者在上臨下之名衝者從傍衝突之

稱故知二車不同兵書有佗臨車衝車之汰○

**鄭氏曰**崇侯虎倡紂為無道朱氏曰按史記崇

侯虎諧西伯於紂紂囚西伯於羑里紂赦西伯

賜之弓矢鉞鉞得專征伐曰諧西伯者崇侯虎

也西伯歸三年伐崇侯虎而佗豐邑○**毛氏曰**

墉城也○**程氏曰**天謂文王子懷爾之明德不

大其聲色而人化夫聖人之誠感無不通故所

過者化所存者神豈暴著其形迹也哉是不發見

大其聲色也故聖人曰聲色之於化民末也○



**朱氏曰**不長夏以革未詳其義程氏曰其化之  
感人雖不見其声色而其應之疾人之惡不及  
長大而革也言不待遲久而化也○張氏曰不  
以声色為政不以革命有中國○朱氏曰或曰  
長尊尚也革兵也不尊尚強大兵革而人自服  
也○**程氏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不佞聰明順  
天理也○**朱氏曰**此皆文王之明德上帝之所  
懷也○**程氏曰**帝謂文王當謀爾為仇之方同  
爾兄弟之國以爾攻伐之具以伐為仇之崇言  
聖人之化如此而天下有昏惡之甚不能化者  
謀而伐之則天下皆善而王業成呂氏曰言文  
王其德不形而功無迹與天同體而已雖與兵  
以伐崇莫非順帝則而非我也○**東萊曰**不長  
夏以革雖難強通歛與不大聲以色立文統同

訓詁亦當相類聲以色謂聲音與笑貌也夏以  
革謂侈大與變革也不大聲以色則不事外飾  
矣不長夏以革則不縱私意矣無外飾無私意  
此明德之實也

**陸**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者信連連攸馘古獲反  
安安是類是馮馬嫁反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  
衝弗弗音弗崇墉仡仡兕乙反是伐是肆是絕是  
忽四方以無拂

**程氏曰**閑閑徐緩之狀○**毛氏曰**言言高大也

○**鄭氏曰**訊言也執訊所生得者而訊問之○

**氏曰**連連徐也王氏曰連連屬而弗絕也攸所

也馘獲也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馘孔氏曰

王藻云聽嚮任左故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

馘罪其不聽命服罪故取其耳以計功也○



**氏曰**安安不輕暴也○**毛氏曰**於內曰類於野

曰禡鄭氏曰類也禡也師祭也○孔氏曰王制

云天子將出類於上帝禡於所征之地尚書夏

侯歐陽說以事類祭之在南方就南郊祭之肆

師注曰類禮依郊祀而為之禡祭造軍法者其

神蓋蚩尤或曰黃帝○**王氏曰**致致其也附

使之內附也○**毛氏曰**第第疆盛也○**程氏曰**

仇仇壯也○**鄭氏曰**肆犯突也孔氏曰左傳云

若使輕者肆焉則可○程氏曰肆謂縱攻也○

**毛氏曰**忽滅也○**朱氏曰**拂戾也孔氏曰拂拂

違也○**程氏曰**崇侯迷惡當文王始伐之徐緩

之時則不服故文王遂加之兵執訊連連之多

聖人之伐殺其犯順者非輕肆殺戮也切於誠

也安安然審重朱氏曰皆城下之戰也古者出

征類于上帝禡于所征之地所以暴明其罪告

之神明伐而告之神明其伐合神明之道也朱

氏曰言文王緩攻徐戰告祀羣神以致附來者

而威德被于四方也○**朱氏曰**春秋傳曰文王

伐崇二旬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夫

始攻之緩戰之徐也非力不足也非示之弱也

將以致附而全之也及其終不下而肆之也則

天誅不可以留而罪人不可以不得故也此所

謂文王之師也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

鳥獸昆虫焉張氏曰民之歸文王久矣此言附則

是方更見得民附若謂至此纔來附則不效且如

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亦久矣



非全辟雍而後服也。○孔氏曰：昆蟲王制注云：昆  
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祭統注云：昆蟲  
溫生，寒死之蟲。然則諸螿蟲皆是也。

**孟子曰**：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  
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  
古之人與民皆樂，故能樂也。○**東萊曰**：所以謂  
之靈臺者，不過如孟子之說而已。自文王受命，  
樂其有靈德，以下皆講師之贅說也。按成文  
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  
子其承厥志，誕膺天命，即此序所謂文王受命  
也。以撫方夏，即三分天下有其二之時也。惟九  
年大統未集，言既三分天下有其二，九年而崩  
也。若以靈臺之伦在此九年之間，雖非詩人大  
意所存，然尚無害。漢儒因此遂以為受命稱王

而以靈臺為天子之制，則悖理甚矣。恭誓三篇  
紂尚在之時，或王之稱文王止曰文考而已。至  
大誥或成追王之後，始曰文考文王。此文王生  
前不稱王之明驗也。或王敬野誓，歸所告者不  
過司徒司馬司空，猶未備天子女卿之制，豈有  
文王之時已僭天子之臺哉。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毛氏曰**：經度之也。○**陸氏曰**：靈之言善也。晁氏

曰：為劉向之學說靈臺之詩曰：靈善也。○朱氏

曰：言其如神靈之所為也。○**孔氏曰**：四方而高

曰臺。○**孔氏曰**：左傳云：秦伯獲晉侯，以婦乃舍

諸靈臺，杜預云：在京兆鄠縣，周之故臺也。○**鄭**

**氏曰**：營表其位也。○**毛氏曰**：攻，佗也。○**朱氏曰**

不日不終日也。○**孔氏曰**：經理而量度，初始為



靈臺之基址也。既度其處，乃經理之營表之。王氏曰：經其南北而四營之也。○長樂劉氏曰：經謂制其廣濶，營謂定其基址。○鄭氏曰：衆民築，佗不日而成之言。說文王之德，勸其事，念已勞也。○鄭氏曰：文王之佗臺，主於望氣，禋觀民俗，以察天人之意。因以疏淪精神，宣節勞逸，蓋一弛一張，無非事也。楚檄舉曰：先王之爲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於大卒之居，臺度於臨觀之高。其所不奪，穡地其爲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瘠磽之地，於是乎爲之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官僚之暇，於是乎臨之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故周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似伏。其言得

之矣。毛鄭以此詩爲五章，章四句，或以爲前二章，章六句，後二章，章四句。於文義甚叶。若愈於毛鄭，今觀椒舉舉詩止於麀鹿似伏，蓋全舉前二章之文也。若以首章爲章六句，則椒舉所引詩末二句在章矣。然則章句其傳甚遠，未易以意改也。

經始勿亟，居力反。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音又鹿音，憂鹿似伏。

鄭氏曰：亟，急也。○丘氏曰：子來，猶子爲父來也。

毛氏曰：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孔氏曰：春秋築鹿囿，則囿者築牆爲界域，而禽獸在其中。○說

文曰：囿，苑有垣也。○爾雅釋獸云：鹿牡麀牝，麀

文曰：囿，苑有垣也。○爾雅釋獸云：鹿牡麀牝，麀

毛氏曰：似所也。○朱氏曰：經始勿亟，文王恐

煩民，令勿亟，佗也。庶民子來，如子趨父事，不召



而自來也李氏曰左傳云築郎圃季平子欲其速成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勸民也蓋速成出於民之意則可出於君之意則不可出於君之意則為勸民出於民之意則見其得民心也○**孔氏曰**鄭駁異義云於臺下為園沼○**趙氏孟子注**云文王在此園中麇鹿懷任安其所而伏不驚動也王氏曰麇鹿似伏則擊乳得其時○長樂劉氏曰鹿易驚易逸土在靈圃從御非少不驚不逸而伏伏者無害獸之心鹿則信之而弗疑也

鹿鹿濯濯直反白鳥翯翯角反王在靈沼於物音刃魚躍

**毛氏曰**濯濯娛樂遊也翯翯肥澤也孔氏曰娛樂遊戲亦由肥澤故也二者互相足沼池也初滿

也蘇氏曰初克也○**鄭氏曰**鳥獸肥盛喜樂言

得其所靈沼魚盈滿其中也跳躍亦言得其所

長樂劉氏曰鹿鹿濯濯者行止自若也白鳥翯翯高者飛鳴自適也於物魚躍者魚驚則潛今物

而躍者習於仁而自遂也○**郭氏曰**鹿鹿之在

園不知園之為園亦如在於山林魚鼈之在沼

不知沼之為沼亦如相忘於江湖自非文王之

德上及飛鳥中及走獸下及潛魚豈能及此

虞者五業維祺七凶反賁扶云反鼓維鏞音容於音鳥論鼓鍾於樂辟音壁靡

**毛氏曰**植者曰虞橫者曰枸業大版也椹崇牙

也鄭氏曰虞也枸也所以縣鍾鼓也設大版於

上刻畫以為飾○孔氏曰縣鍾磬者兩端有植

木其上有橫木謂直立者為虛謂橫率者為枸



拘上加之大版刻版捷業如鋸齒為之飾又以彩色為大牙其狀隆欬謂之崇牙樅即崇牙之貌樅樅欬也。朱氏曰樅崇牙之樅樅峻峙貌也。賁大鼓也。孔氏曰賁大也。故謂大鼓為賁鼓。韞人云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鼓。鼓注亦云大鼓謂之鼓是也。鑪大鍾也。孔氏曰釋樂云夫鍾謂之鑪。李巡曰大鍾音大。鑪大也。○鄭氏曰論之言倫也。得其倫理乎鼓與鍾也。蘇氏曰論講也。○毛氏曰水旋丘如璧曰辟雍以節觀者。孔氏曰璧體圓而內有孔此水亦圓而內有地猶如璧欬以水繞丘所以節約觀者令在外而觀也。○朱氏曰王制論學者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說者以為辟雍大射行禮之處也。水旋丘如璧以節觀者泮宮諸侯

鄉射之宮也。其水半之蓋東西門以南通水。無也。故振鷺之詩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雍。說者以雍為澤蓋即旋丘之水而其學即所謂泮宮也。蓋古人之學與今不同。孟子所謂序者射也。則學蓋有以射為主者矣。蘇氏引莊周言文王有辟雍之樂遂以辟雍亦為樂名而曰古人以樂教胄子則未知學以樂而得名歟。樂以學而得名歟則是又以為習樂之所也。張子亦曰辟雍古無此名其制蓋始於此及周有天下遂以名天子之學而諸侯不得立焉。記所謂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泮宮者蓋射以擇上云爾。○孔氏曰鄭氏駁異義云韓詩說辟雍者天子之學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外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太廟



之中雍之以靈沼謂之辟雍皆無明文玄按靈  
臺一篇之詩有靈臺有靈囿有靈沼有辟雍則  
辟雍及三靈皆同處在郊矣袁準正論云辟雍  
大射養孫之處○**東萊曰**於嘆辭也樂記曰論  
倫無患樂之情也鄭氏以論為倫蓋本諸此或  
疑靈臺之詩敘臺池苑囿與民同樂胡為以辟  
雍學校勅入之彼蓋未嘗深考三代人君與士  
大夫甚親游宴之誓御征行之扈衛無所往而  
不與髦俊俱焉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則樂者固  
學士之所常謀也夫豈有二事哉

於論鼓鍾於樂辟雍鼙徒何反鼓逢逢薄紅反蒙  
音蒙賧蘇口反奏公

**陸氏州本疏曰**鼙形似蜥蜴四足長丈餘生卵  
大如鵝卵甲如鎧甲其皮堅厚可冒鼓李氏曰

上林賦曰擊鳴鼙之鼓則以鼙皮為鼓可知矣

**逢逢和也**釋文曰埤蒼云鼓聲也有

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賧鄭氏曰凡聲使  
音賧為之公事也○**東萊曰**樂者矇賧之事也

聞鼙鼓之聲知矇賧方奏其事也前三章樂文  
王有臺池鳥獸之樂也後一章樂文王有鍾鼓  
之樂也皆述民樂之辭也

靈臺五章章四句

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扶又反受天命能昭  
先人之功焉鄭氏曰繼文者繼文王下武維周世  
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鄭氏曰**下猶後也孔氏曰居下世即是在後○

**毛氏曰**三后大王王季文王也○**宋氏曰**在天

既沒而其神在天也○**毛氏曰**王或王也○**鄭**



**氏曰**京謂鎬京也。○**王氏曰**大王王季文王以文德造始于上武王以武功績終于下故曰下武維周世有哲王。○**陳氏曰**哲王謂誰其在天則大王王季文王其在鎬京則武王是也在鎬京者足以配彼在天者。○**東萊曰**下者繼上之辭也下武之繼文即頌所謂嗣或受之也或王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其樂曰大武故言周王業之成必曰武焉。

王配于京世德佗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蘇氏曰**佗起也。○**鄭氏曰**永長也。○**蘇氏曰**配命配天之命。○**鄭氏曰**孚信也。○**李氏曰**武王之所以配三后者則以維世德是求故也起而求其先世之德以繼之也。○**陳氏曰**三后之孚著于民久矣至武王配天然後成王者之信王

**氏曰**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文王大統未集至于武王然後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然後能為成王之孚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氏曰**式法也。○**王氏曰**王孚成矣則下土以為式武王佗求至於成王之孚下土之式則亦維先人之故繼其志述其事故也故曰永言孝思。○**李氏曰**下土之所以為式者以武王之孝而民則之故也。朱氏曰武王統成王業天下咸法則之以法其孝思而已蓋求其世德而成王之孚孝思之至孰大於是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鄭氏曰**媚愛也茲此也一人武王也。○**毛氏曰**侯維也。○**鄭氏曰**服事也。○**鄭氏曰**天下思所



以媚之者維順其德以應之欤則武王之孝能嗣先王之事者豈不明哉。○**孔氏曰**順德定本倫慎德準約此詩上下及鄭箋引易宜為順字又集注亦倫順疑定本誤董氏曰淮南子云應侯順德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鄭氏曰**茲此也。○**陳氏曰**來所自來也。許語助也。○**蘇氏曰**繩約也。○**毛氏曰**武迹也。○**鄭氏**

**曰**祜福也。○**陳氏曰**昭茲承上昭哉嗣服而言也。武王昭哉嗣服有自來矣其道本於繩約其

祖先之蹤跡也。○**鄭氏曰**於萬斯年受天之祜天下樂仰武王之德欲其壽考之言。○**後漢書**

**禮志注**東平王答曰大雅曰昭茲來御慎其祖

父

父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朱氏曰**賀朝賀也周末秦強天子致脰諸侯皆賀。○**鄭氏曰**遐遠也。○**孔氏曰**佐助也。○**呂氏**

**曰**不遐有佐者四方皆來佐助雖萬年不以爲遠也

遠也

下武六章章四句

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

也。○**孔氏曰**經上四章言文王之事下四章言武王君天下服四方定鎬京安後世其所施之事皆繼

伐之功故言繼伐以摠之。○**蘇氏曰**繼文者言繼其文德繼伐者又兼言其武功也文王有聲適尹

楛反駁者峻有聲適求厥寧適觀厥成文王矣哉

**鄭氏曰**適述也駿大也。○**李氏曰**觀當如字讀

○**毛氏曰**葵君也。○**呂氏曰**葵君也衆也皆所以

○**毛氏曰**葵君也。○**呂氏曰**葵君也衆也皆所以



得衆為君也。○**陳氏曰**文王之所以有聲者能  
述大其先人之聲耳凡求其所以安觀其所以  
成無非述之者此文王之所以為君也。○**鄭氏**  
**曰**君哉者言其誠得人君之道。○**說文曰**吹詮  
詞也從欠從日詩曰吹求厥寧余律切董氏曰  
孫毓引詩曰吹求厥寧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倫邑于豐文王  
哉

**說文曰**豐周文王所都在京兆杜陵西南。○**孔**

**氏曰**武功非獨伐崇而已所伐邠耆密須昆夷  
之屬皆是也別言伐崇者以其功最大其伐最  
後故特言之為倫邑張本言功成乃倫邑也  
築城伊瀆汎城反倫豐伊匹匪棘居力反其欲通  
追來孝王后癸哉

**說文曰**瀆成溝也鄭氏曰方十里曰成瀆其瀆  
也廣濶各八尺。孔氏曰匠人云成間有瀆瀆  
為之地其方十里。釋文曰韓詩倫洹瀆也。○

**陳氏曰**匹稱也。○**鄭氏曰**棘急也。○**毛氏曰**后

君也。○**孔氏曰**上音倫邑于豐此述倫豐之制  
○**宋氏曰**文王築豐邑之城因舊瀆為限而築  
之。○**陳氏曰**倫豐之制不為侈大唯其稱而已

○**宋氏曰**非欲亟成已之所欲也特追先人之  
志而來致其孝耳王后亦指文王也。○**禮記**

**詩曰**匪革其猶聿追來孝。○**釋文**棘倫亟曰或  
倫棘欲倫慾曰或倫欲

王公伊濯直角反維豐之垣音袁四方攸同王后  
維翰王后癸哉

**呂氏曰**濯如滌音明白而不昧張氏曰濯有鮮



潔之意。○**毛氏曰**翰翰也。○**呂氏曰**文王至此  
明建都邑示天下知所歸往天下皆倚以為賴  
朱氏曰四方於是來歸而以文王為禎翰也。○  
**東萊曰**王公如易所謂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蓋  
統言之也。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音壁皇  
王彞哉

**鄭氏曰**豐水禹治之使入渭東注于河豐邑在  
豐水之西鎬京在豐水之東孔氏曰禹貢曰導  
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豐入于河是豐水之渭  
東注于河帝王世紀云豐鎬皆在長安之西南  
言豐邑在豐水之西鎬京在豐水之東以時驗  
而知之後漢地理注豐鎬相去二十五里績功  
也。○**毛氏曰**皇大也。○**鄭氏曰**辟君也。○

**曰**指豐水以言政王之功董氏曰詩人論周之  
建都在豐鎬而豐水正居其中者於是思禹之  
績而見周之成功也。○**蘇氏曰**豐水之所以東  
注者禹之功也四方之所以歸周者政王維君  
也。○**張氏曰**時政王既得天下故言皇王彞哉  
朱氏曰皇王有天下之號指政王也

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彞  
哉

**毛氏曰**政王倫邑於鎬京後漢地理志曰鎬在  
京兆尹上林苑中孟康云長安西南有鎬池古  
史考曰政王遷鎬長安豐亭鎬池也皇覽曰文  
王周公冢皆在鎬聚東杜中。○**長樂劉氏曰**政  
王自豐而倫京于鎬以諸侯之朝覲四夷之來  
王非豐邑之可容也故越豐水之東倫鎬京焉



張氏曰周家自后稷居郃而公劉則居於豳焉太  
王邑岐而文王又遷于豐至武王則居鎬當是  
時民之歸者日衆其地有不能容必至于遷○

**張氏曰**靈臺辟癰文王之學也辟癰之在鎬京  
者武王之學也辟癰至此始為天子之學當武  
王倫鎬京辟癰之時天下無思不服於此尤見  
王業之成也民之歸周亦久矣非謂至此而始  
子來也○**朱氏曰**無思不服心服也孟子曰天  
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爽  
哉

**鄭氏曰**考猶稽也稽疑之必必契灼龜而卜之  
宅居也○**鄭氏禮記注曰**武王卜而謀居此鎬  
邑龜則出吉兆正之武王築成之○**呂氏曰**言

武王稽天命宅鎬京定都以為天下君也

豐水有芭音起武王豈不仕詒以之厥孫謀以  
葵翼子武王爽哉

**毛氏曰**芭艸也仕事也○**陳氏曰**詒遺也○**毛**

**氏曰**葵安也翼敬也○**孔氏曰**豐水猶以潤澤  
生芭菜況武王豈不以澤及後人為事乎○**蘇**

**氏曰**故遺其子孫之謀以安後世之敬者孔氏  
日以安敬事之子孫○**朱氏曰**武王豈無所事

乎詒厥孫謀以葵翼子則武王之事也○**王氏**  
曰雖詒之以謀非翼子亦不能以葵也○**東萊**

**曰**孫與子特互言之皆謂子孫也序言武王繼  
伐而此詩未嘗一言及武王之伐功何耶定都  
而無思不服創業而詒厥子孫故非大告武成  
之前所能致也詩人之倫蓋有本末具載精粗



兼舉者矣亦有言其意而畧其事者矣不可以一體求也

文王有聲八章章八句

文王之什十篇六十六章四百一十四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五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六

生民之什

生民之什也后稷生於姜嫄音原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孔氏曰周公成王致太平制禮以王功起於后稷故惟舉之以配郊天焉禮記稱萬物本於天人本於祖俱為其本可以相配是故王者皆以祖配天○蘇氏曰周公制禮推尊后稷以配天故為此詩言其所以尊之厥初生民特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音因克祀以弗音拂無子履帝武敏密謹反歆許金反攸介音戒攸止載震真慎反載風載生載育特維后稷

鄭氏曰厥其也初始也○宋氏曰民人也謂周人也○毛氏曰生民本后稷也○鄭氏曰時是也姜姓者炎帝之後有女名嫄○毛氏曰后稷

也姜姓者炎帝之後有女名嫄○毛氏曰后稷



之母○**鄭氏曰**克能也○**孔氏曰**外傳云精意以享曰禋禋祀祀郊禋也毛氏曰古者必立郊禋焉玄鳥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郊禋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韜授以弓矢于郊禋之前○**鄭氏曰**二王之後得用天子之禮○**孔氏曰**葵來主為產乳滋蕃故重其初至之日用牛羊豕之大牢祀於郊禋之神蓋祭天而以先禋者配之變媒言禋者神之也○**鄭氏曰**弗之言被音拂也毛氏曰弗去也去鞶子求有子○**孔氏曰**周語云被除其心周禮女巫云被除釁浴左傳云被社釁鼓檀弓云巫先被柩皆被除凶惡之義被與去意亦同也○**鄭氏曰**履踐也○**鄭氏曰**帝上帝也○**爾雅曰**履帝武敏武迹也敏拇也郭璞曰拇迹大指處○

**毛氏曰**以敏字係於履帝武之下則敏字加於微介微止全句之上皆不成文也○**毛氏曰**穀饗也○**孔氏曰**孫炎云介者相助之義○**釋文曰**震有娠也毛氏曰震動也○**孔氏曰**動謂懷妊而身動也左傳曰邑姜方震大叔后緡方震皆謂有身為震也○**毛氏曰**夙昂也育辰也○**毛氏曰**縣所謂民之初生則本由大王之興此所謂穀初生民則本其由后稷而起也甫田鄭氏曰民賴五穀以生其初生此民者誰與是維姜嫄也以后稷生於姜嫄故也○**鄭氏曰**姜嫄當堯之昔為高辛氏之妻**孔氏曰**謂為其後在子孫之妃也未知其為幾在故直以在古之大戴禮史記諸書皆以姜嫄為帝嚳上妃稷為嚳子張融云即如諸書之說則帝嚳聖夫姜嫄



正如配合生子人之常道如何故但數其母不  
美其父周魯何特大姜嫫之廣兮姜嫫之生后  
稷如何兮乃禮祀上帝於姬禘巨祓除其森子  
之疾而得其福也孔氏曰姜嫫得其郊禘者是  
二王之後得祭元也祀姬禘之首首則有大神  
之迹姜嫫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氏曰**  
**列子曰**后稷生兮巨跡姜嫫履巨跡之拇  
巨跡姬禘之神助祭而止則娠而生齒其所生  
齒是為后稷載夙則苦其狀而不遲也○**氏曰**  
**曰**生民之事不足怪人固有稊種而生當民生  
之始何嘗便有種固夫因化而有蘇氏曰物之  
異於常物者其取天地之氣弘多故其生也或  
異學者曰耳目之陋而不倍萬物之變聖人則  
不歛河圖洛書稷契之生皆於社易不曰為怪

其說蓋廣如此○朱氏曰毛公說姜嫫出祀  
襟履帝嚳之迹而行將事齊敏鄭氏說姜嫫見  
大人迹而履其拇二家之說不同古今諸儒多  
是毛而非鄭歟按史記亦云姜嫫見大人迹心  
忻歎欲踐之踐而身動如孕則亦非鄭之臆說  
矣

誕彌百支反厥月先生如達他末反不圻勅宅反  
不副乎逼反無蓄音灾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  
不康禮祀居歎生子

**毛氏曰**誕大也朱氏曰此篇多誕字皆訓為大  
後有不甚通者疑但發語辭耳彌終也莆田鄭

氏曰彌滿也○**鄭氏曰**終十月而生○**朱氏曰**

先生晉生也毛氏曰姜嫫之子先生者也○**鄭**

**氏曰**達羊子也孔氏曰說文云達大羊也從羊



大聲薛宗答韋昭曰羊子初生逢小名羔未成  
羊曰斝大曰羊。王氏曰逢之字從牽从彡。  
**孔氏曰**羊子以生之易故比之圻副皆裂也。又  
曰楚世家云陸終娶於鬼方氏曰汝濱孕三年  
不乳乃剖其左脇獲三人焉剖其右脇獲三人  
焉禮記曰為天子削瓜者壻之是壻為裂也。  
**毛氏曰**赫顯也。○**鄭氏曰**康寧皆安也。○**朱氏**  
**曰**居狀猶徒狀也。○**孔氏曰**婦人之生晉子其  
產多難此後稷雖是最先生者其生之易如羊  
子之生其生之時不圻剖不副裂其母故其母  
無灾殃無患害天既祐今有身又使之生易是  
天意以此顯其有神靈也。○**朱氏曰**上帝豈不  
寧不康我之禮祀乎而使我無人道而徒狀生  
是子也。

誕寘之鼓反之隘於懈反甚戶降反牛羊腓臂  
反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  
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音孤至六

**毛氏曰**宣置也腓辟也字與父也。○**朱氏曰**會值  
也。○**蘇氏曰**覆蓋也翼藉也呱泣聲也。○**朱氏**  
**曰**霖人道而生子或者以為不祥故棄之。○**孔**  
**氏曰**嬰兒未有所知當為牛羊所踐今乃避而  
愛之。○**毛氏曰**牛羊而辟人者理也置之平林  
又為人所收取王氏曰平林非人所往來則又  
遠會伐平林者收而生之人而收取之又其理  
也故又置之於寒冰王氏曰猶以為遠與人會  
而收之未足以為異也則又誕寘之寒冰。○**孔**  
**氏曰**姜嫄以玄鳥在月而禮祀在母十月而生  
稷其生正當冰月故得棄之冰也大鳥來一翼



覆之一翼藉之。○王氏曰：宣之寒冰而鳥覆翼之則為異甚矣。○孔氏曰：人往收取鳥乃飛去矣。后稷遂呱呱狀而泣矣。

實學徒南反實訃况于反厥聲載路誕實蒲音蒲。畷蒲北反克岐其宜反克巖魚極反以就口食。執負世反之荏而甚反菽荏菽旆旆蒲貝反禾役稷。稷音遂麻麥蒙蒙莫孔反瓜瓞田節反嗶嗶布孔反。

毛氏曰：覃辰也訃大也。○陳氏曰：載路蒲路也。

甫畷解見谷風。○毛氏曰：岐知意也巖識也。蘇

六曰岐岐巖巖峻茂也。○朱氏曰：口食自能食

也。○鄭氏曰：執樹也。○毛氏曰：荏菽戎菽也。鄭

氏曰：戎菽大豆也。旆旆然辰也。上氏曰：枝旗揚

起也。禾解見七月。○毛氏曰：役列也。孔氏曰：禮

禾則使有行列。稷稷苗好美也。王氏曰：成秀也。

蒙蒙然茂盛也。王氏曰：蒙密也。嗶嗶然多實也。

○鄭氏曰：上既言收取后稷此說其辰養之事

於路矣。○鄭氏曰：能甫畷則岐岐然意有所知

也。其貌巖巖然有所識別也。○王氏曰：以就口

食者言其稍出免乳以就口食也。○鄭氏曰：就

口食之時則有種殖之志言天性也。○張氏曰：節

○鄭氏曰：周本紀曰：棄為兒時其遊戲好種殖

麻麥麻麥美即此章是也。又曰：及為成人遂好耕

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之民皆灑之堯聞之

舉棄為農師天下得其利下章是也。○鄭氏曰：疑

作疑曰：小兒有知。○釋文：菽作叔曰菽或作菽

五



○說文曰穎禾末也詩曰禾穎穉穉○鄭氏曰  
崔靈恩集注奉作奉○說文亦云嗉字讀若瓜  
餒奉奉

誕后稷之穡有相息亮反之道第音弗厥豐草種  
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襄徐秀反實發實秀實  
堅實好實穎營井反實粟即有郃他來反家室

毛氏曰相助也第治也 王氏曰草盛曰第治弗  
亦謂之第猶治亂謂之亂也○鄭氏曰豐茂也

○蘇氏曰黃茂嘉穀也 毛氏曰黃嘉穀也茂美  
也○董氏曰集注以方為房○宋氏曰苞甲而

未并也實方實苞此漬其種也種布種也襄漸  
岳也 毛氏曰襄岳也○王氏曰發者其華發也

鄭氏曰發發管時也○孔氏曰苗之將秀心如  
竹管穗發中而出○呂氏曰秀始穉也 廣樂劉

氏曰秀謂將實也○王氏曰堅者其實堅也好

者其形味好也○毛氏曰穎垂穎也 王氏曰穎

者垂末也實繁碩故垂末也 稟其實稟稟狀孔  
氏曰左傳云嘉粟旨酒服虔曰穀之初熟為粟

是粟為穀熟貌○蘇氏曰粟不批也○屈樂劉  
氏曰粟謂收及時而粟澤 郃姜嫄之國也 釋文

曰郃今京兆武功縣○孔氏曰杜預云武功縣  
所治釐城是也○鄭氏曰后稷之掌稼穡有昉

之道謂若神昉之力孔氏曰言種之必好似有  
神昉○張氏曰有相之道贊化育之一端也今

農民未見致力於田者或有一耕即種其收即  
天幸也殊不知壤紉即能蕃殖種之大者无過

於豆如土又倍於粒則必透風不能性十必先  
其四五矣此人力之不盡也惟后稷則盡人力



之取○董氏曰治去豐州歛後嘉穀得殖故種  
之黃茂○孔氏曰種之黃茂以下皆說嘉穀茂  
盛故言黃盛以揔之○宋氏曰后稷之種如此  
堯以其有成功於民封於邠使即其母家而居  
之以主姜嫄之祀故周人亦世祀姜嫄黃孔氏  
曰邠國應自有君此或絕滅或迁徙故以其地  
封后稷也○李氏曰以邠為姜嫄父母之國於  
經无所考據○釋文曰第韓詩作拂○東萊曰  
人事盡處即是天理有相之道當合龜筮橫渠  
之說觀之

誕降嘉種維秬音巨維秠音鄙反維糜音門維芑  
音起恒古壘反之秬秠是穫是畝恒之糜芑是任  
音任是負以歸肇音兆記  
秬稷黍也秠一稗二米也孔氏曰郭璞

云秬亦稷黍但中米異耳秬是稷黍之大名秠  
是稷黍之中有二米者糜赤苗也芑白苗也孔  
氏曰釋州糜作藁者同郭璞云藁今之赤梁粟  
芑今之白梁粟皆好穀也藁音糜恒編也孔氏  
曰言種之廣多故以恒為編定本作恒集注作  
旦字○王氏曰任者肩任之也蘇氏曰任擔也  
負者背負之也○毛氏曰肇始也○王氏曰后  
稷既即有邠家室矣則又擇嘉種而誕降之以  
教民甄孔叢子魏王問子順曰寡人間管者上  
天神異后稷而為之下嘉穀周遂以興答曰天  
雖至神自古及今未聞下穀與人也詩美后稷  
能大教民種嘉穀以利天下故詩曰誕降嘉種  
猶書所謂稷降播種農植嘉穀也所謂嘉種則  
秬也秠也糜也芑也○蘇氏曰編種之既成獲



而棲之於畝負任以歸而始祭焉朱氏曰拒稅  
言獲畝糜芑言任負互文耳○**王氏曰**后稷始  
受國為祭主故曰肇祀

誕我祀如何或春傷容反或揄音由或簸波我反  
或蹂音柔釋之叟叟所畱反丞之浮浮載謀載惟  
取蕭祭脂取抵都禮反以較蒲末反載燔音煩載  
烈以興嗣歲

**毛氏曰**揄杼食汝反曰也孔氏曰謂杼米以出  
自也○釋文曰蒼頡篇云杼取出也○**爾雅**

**氏曰**蹂以脫其穗○**毛氏曰**釋浙星歷反米也  
孔氏曰浙米謂泚米也叟叟聲也浮浮氣也孔  
氏曰釋訓云溘溘浙也浮浮氣也樊光引此詩  
孫炎曰溘溘浙米殼浮浮炊之氣傳以泚米則  
有馨蒸飯則有氣取爾雅之意為說也○溘

刀反泚徒乃反浮音浮○**鄭氏曰**惟忽也蕭解

見采芑○**孔氏曰**脂祭牲之脂也○**毛氏曰**抵

羊牡羊也孔氏曰祭不用牡釋畜云羊牡牝牝  
牝也郭璞云粉謂羊曰牝者也是亦以牡為

抵也畜許又反粉符云反牝子即反牝音母較  
道祭也鄭氏周禮注曰行山曰較自主為山象

以菩芻棘柏為神主既祭以車轆之而卷○**孔**  
氏曰大人云伏牀亦如之鄭司農云伏謂伏大

以玉車轆之此用鞞亦伏體較上菩音負又音

倍傳芻初俱反鞞音歷歷於制反火曰燔孔氏  
曰謂加火燒之芻具之加于火曰烈孔氏曰即今

之炙肉也○**孔氏曰**此言將祭之事以所得秬  
秬糜芑之粟或使人在誰而春之或使人就臼  
而舂之○**爾雅**或播以揚其糠○**宋氏**



或蹂禾取穀以繼之。孔氏曰既蹂春得米乃浸之於盆泚而釋之其聲泚泚又炊之於甑爨而承之其氣浮浮。鄭氏曰釋之丞之以為酒及簠簋之實。宋氏曰謀惟戒祭祀之事也。屈樂劉氏曰載謀謂十日擇士也。載惟謂致齋滌慮也。於是或取蕭以祭脂。毛氏曰取蕭合黍稷臭達墻屋既奠而後藝蕭合馨香也。王氏曰取蕭祭脂則宗廟之祭升臭也。或取牴以祀軼或燔之或烈之四者皆祭祀之事。氏曰以興來歲繼往歲也。孔氏曰欲以興起來歲使之繼嗣往歲而恒傳豐年也。詩作或春或枕故鄭眾於春人引此為據有司徹鄭康成亦以或春或枕。說文曰各杼目也以治切詩云或斲或白。

印五卽反盛音成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都但反時后稷肇祀庶幾罪悔以迄許乙反于今

印我木曰豆瓦曰登豆薦菹醢也登盛大羹也。孔氏曰釋罷云木豆謂之豆瓦豆謂之登天官醢人掌四豆之實皆有菹醢是豆為薦羞菹醢也。公食大夫禮云大羹湆不和實於登是登為盛大羹也大古之羹不調以鹽菜湆者肉汁也。王氏曰釋之丞之簠簋尊爵之實也。牴俎實也豆登則實以菹醢大羹之器也。或言其器或言其食互相備也。始升其馨香始上行也居安也歆享也董氏曰傳曰鬼神食氣謂之歆胡何也。宋氏曰臭香也。我今盛



于豆登謂周室尊祖以配天之祭也李氏曰前章言后稷肇祀為祭宗廟此章言後世竟有天  
 下郊天配以后稷也先儒謂后稷祀天殊不知  
 魯郊上帝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禮也而謂  
 堯與稷亦秋乎董氏曰先儒謂后稷得祭天  
 者二王之後也后稷於舜不得為二王之後况  
 至堯祀者虞實既立豈后稷得祀天耶○**宋氏**  
**曰**其香始升而上帝已安饗之言應之疾也○  
**毛氏曰**何芳臭之誠得其時乎李氏曰言得其  
 時也士冠禮曰嘉薦宣時○**毛氏曰**因郊天之  
 祭而念后稷之始得百穀以肇祀○**曾氏曰**自  
 后稷肇祀以來前後相承兢兢業業惟恐一有  
 罪悔獲矣于天閱數百年而此心不易故曰庶  
 幾罪悔以迄于今言周人世世周心如此也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行葦章冠反中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艸木故能內  
 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音苟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  
 焉朱氏曰序以詩有勿踐行葦而曰仁及艸木有  
 以祈黃耆而曰尊事黃耆養老乞言則誤也

**東萊曰**自周家忠厚以下論成周盛德至治則  
 得之狀非此詩之義也意者講師見序有忠厚  
 之語而附益之歟

敷徒端反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  
 泥乃禮反戚戚兄弟莫遠具爾

**宋氏曰**興也○**毛氏曰**敦聚貌行道也葦解見

豳風○**朱氏曰**勿戒止之辭也○**毛氏曰**苞抱

籜也○**毛氏曰**體成形也○**毛氏曰**葉初生泥

泥朱氏曰柔澤貌戚戚內相親也孔氏曰親親



起於心內故言內相親。○**東氏曰**莫寐也朱氏曰莫猶勿也具猶俱也。○**東氏曰**爾近也。○**東氏曰**敦敦然道旁之章牧牛羊者毋使躓履折傷之。○**李氏曰**此章方苞方體其葉又泥泥而美又孰恐傷之哉。○**陳氏曰**兄弟不可相遠。○**東萊曰**此詩毛氏七章一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鄭氏析為八章以文義考之當從毛氏一章以行葦與兄弟宜作六句二章言陳設宜作四句三章言蕤樂宜作六句後四章則不可增損毛鄭所同也敦彼行葦方苞方體維葉泥泥其可使牛羊踐履之乎戚戚兄弟其可踈遠而不親愛之乎忠厚之意藹然蓋見於言語之外矣下章之蕤樂皆所以樂于此也毛氏以戚戚為內相親唯體之深者為能識之

以歛反或授之几肆筵設席授几有

御

**肆陳也**○**鄭氏周禮注曰**鋪陳曰筵音

延藉之曰席孔氏曰在下為鋪陳在上人所踏

藉故在下者稱筵在上者稱席。○**毛氏曰**設席

重席也。○**鄭氏曰**緝猶續也御侍也毛氏曰緝

御蹠踏之容也。○**燕樂劉氏曰**肆之筵所曰行

奠禮也授之几者優尊也鄭氏曰年稚者為設

筵而已老者加之以几。○孔氏曰時王心實梳

鋪設促遽或有陳之筵席者或有授之以几者

○**鄭氏曰**老者既為設重席授几又有相續代

而侍者長樂劉氏曰更其僕御所以優老不暫

闕其侍從也。○**陳氏曰**非特肆筵而已又有重

席非特授几而已又有侍御之人



或獻或酢才洛反洗爵酒竿古雅反醢他感反醢  
以薦或燔或炙嘉穀脾婢支反臄渠略反或歌或  
琴五洛反

**毛氏曰**竿爵也夏曰酸般曰竿周曰爵孔氏曰  
謂之竿者明堂位注謂畫禾稼也。**蘇氏曰**醢  
醢蓋醢之多汁者也鄭氏曰薦之禮非苴則醢  
醢也。○孔氏曰醢肉汁也蓋用肉為醢持有多  
汁故以醢為名其霖汁者自以所用之肉與鴈  
之屬為之名也醢所以擣苴禮籩豆偶有醢必  
必苴醢人云朝士之豆非苴醢醢是也。○**鄭氏**  
**曰**燔用肉炙用肝。○**毛氏曰**臄函也孔氏曰服  
虔通俗云口上曰臄口下曰函。○說文云函舌  
也又云口裏肉也歌者比於琴瑟也孔氏曰經  
傳諸言歌者皆以絃和之徒擊鼓曰琴孫炎云

聲驚号也。○**鄭氏曰**進酒於客曰獻客答之曰

酢主人又洗爵請容客受而奠之不舉也孔氏  
曰所洗所奠一物也儀禮飲解者亦云卒爵是  
爵為摠稱作詩者因洗奠之別變其文耳。○**孔**

**氏曰**於獻酒之時則用醢醢以薦之或燔其肉  
或炙其肝以為羞所加穀則脾之與臄酒般既  
備又作樂助歡。○**孔氏曰**定本集注經皆作嘉  
鄭氏曰以臄函為嘉故謂之嘉。○董氏曰舊書  
作嘉穀定本作嘉唐改從定本

敦音彫弓既堅四鍤音侯既鈞規旬反舍音捨矢  
既均序實以賢

**毛氏曰**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孔氏曰敦與彫  
古今字之異彫是畫飾之義弓人為弓唯言用  
漆不言畫則漆上又畫之。○李氏曰荀子云天



子彫弓諸侯彫弓大夫嬰弓何休公羊注亦曰  
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此言敦  
弓卽所謂天子彫弓也○**爾雅**曰金鏃作木反  
翦羽謂之鏃孔氏曰方言云爾西曰箭江淮謂  
之鏃則鏃者鐵鏃之矢名也○後漢南蠻傳其  
民戶出雞羽三十鏃○**毛氏**曰鏃矢參亭孔氏  
曰鏃是矢參亭者也矢人爲鏃矢三分一在前  
二在後彼汪云三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四  
矢皆輕重鈞亭故言四鏃旣均○**鄭氏**曰舍釋  
也孔氏曰釋謂旣射於矢也○**丘氏**曰均徧也  
謂四鏃徧釋之射以中多者爲賢鄉射禮曰若  
右勝則曰右賢於左若左勝則曰左賢於右○  
**宋氏**曰旣奠而射以爲樂也孔氏曰王肅以此  
爲奠射於奠於酬之後乃爲之○**鄭氏**曰序賓

以賢謂以射中多少爲次序○**東萊**曰此兩章  
難立以爲將養老大射擗士王肅以爲奠射以  
詩之所敘考之儀禮王肅之說是也孔穎達難  
王肅奠射之說謂奠射於酬之後乃爲之不當  
設文於曾孫爲主之上豈先爲奠射而後酌酒  
哉遂從鄭氏以爲大射抑不知此篇乃成周奠  
宗族兄弟之詩非大射擗士時也按儀禮奠射  
如鄉射之禮射雖畢而飲未終舉觶森筭爵獻  
酌尚多言酌大斗祈黃者於旣射之後亦豈不  
可乎歎學者讀此詩當深挹順夷和樂之風以  
自陶冶若一一拘牽禮文則其味薄矣  
敦弓旣句古豆反旣挾子協反四鏃四鏃如樹序  
賓以不侮

**孔氏**曰旣句是引滿時也又曰穀與句字雖異



音義同說文云穀張弓也三京賦曰彤弓斯穀

○**鄭氏曰**射禮措三挾一箇言已挾四鏃則已

徧釋之孔氏曰措者揜也挾謂手挾之射用四

矢故措三必帶間挾一以扣絃而射也射禮每

挾一以扣絃而射也射禮每挾一矢今言挾四

鏃故知已徧釋之也案大射禮措三挾一箇謂

卿大夫若其君則使人屬矢不親挾也○

○**四鏃如樹言皆著於鏃如以手植之也**王氏

曰言其貫之力如植也○朱氏曰言其貫革而

聖正也○**朱氏曰**不侮不以中病不中者也射

以中多為雋以不侮為德○**東萊曰**四鏃既均

泛言射者也故繼之曰序賓以賢四鏃如樹專

言勝者也故繼之曰序賓以不侮

會孫維主酒醴維醴如主反酌以大斗以祈黃者

○**曾孫成王也**朱氏曰此詩作於成王之

時則蓋謂成王也而說者於他詩所謂曾孫皆

以為成王則誤矣**醴厚也**說文曰醴厚酒也大

斗岳三尺也孔氏曰謂其柄也漢禮器制度注

勺五升徑六尺岳三尺是也○**孔氏曰**祈訓為

求黃者解見南山有臺○**王氏曰**序賓以賢又

以不侮美而為之主者則曾孫也孔氏曰周之

先王皆親親而敬老成王承先王之濃度而為

主人言曾孫明先王亦歎也○**李氏曰**成王之

為主人而酒醴皆厚矣遂酌大斗以祈黃者也

朱氏曰祈黃者頌禱之辭按古器物款識多此

語如云用斲萬壽用斲眉壽永命多福用斲眉

壽萬年寐彊皆此類也○王氏曰以祈黃者則

序所謂養老乞言也○**東萊曰**酌大斗而祈黃



者飲之也。頌禱與乞言皆在其中矣。不必專指一端也。

黃者台湯來反背以引以翼等考維祺音其以介景福。

**毛氏曰**台背大老也。鄭氏曰台之言鮐也。大老則背有鮐文。孔氏曰釋詁云鮐背者老壽也。

舍人曰老人氣衰皮膚消瘠背若鮐魚也。董

**氏曰**引謂引之以美翼謂輔翼之也。○**毛氏曰**祺吉也。○**釋文曰**戒大也。○**鄭氏曰**景福大福也。

○**東萊曰**前章言成王厚酒醴以酌黃者此章言黃者相導左右成王度其登壽考而介景福也。

福也。

行葦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鄭氏作八章章四句今從毛氏。

既醉大音泰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

孟反焉。丘氏曰成王之時天下大平無所施為但

獎羣臣而已。○**陳氏曰**君臣湛酒於上而天下之民穀粟不繼饑窮羸聊朝夕相聚欲為戎首君雖

有酒豈能獨樂夫唯民俗安靖於下君臣肅恭於上於是因祭祀之餘旅酬徧及非夫大平之時能若是乎。

**東萊曰**醉酒飽德以下皆講師附益之辭。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朱氏曰**德主之德也。○**鄭氏曰**君子指成王也。○**朱氏曰**爾亦指王也。○**鄭氏曰**景大也。

**氏曰**周自文武至於成王而天下平無所復事故君子作詩言王與羣臣祭畢而獎於寢旅酬

唯寐等爵醉之以酒而飽之以德。呂氏曰既飽



以德孰觀是禮而有得也。○陳氏曰：蔡按之間，思澤克足，故言既飽以德。

既醉以酒，爾般既將，君子萬年。○爾昭明。

**鄭氏曰**：般，俎實也。孔氏曰：婦俎，以牲體實之。

於俎也。楚茨篇為俎，孔碩或燔或炙。○國語晉

獻公：今司正實爵，與史蘇曰：賞女以爵，罰女以

森殺。○**毛氏曰**：將行也。朱氏曰：亦奉持而進之

意。○**田氏曰**：昭明明德也。○**本氏曰**：成王之待

臣下如此，故欲其君有萬年之壽。○**孔氏曰**：天

又光大汝成王，與之以昭明，使之永作明君也。

**丘氏曰**：謂發其智慮也。

昭明有融，高即令終，令終有俶，人叔反，公尸嘉告。

**朱氏曰**：融，明之盛也。春秋傳曰：明而未融。○**毛**

**氏曰**：昭明也。朱氏曰：虛明也。○**鄭氏曰**：令善也。

朱氏曰：令終善終也。古器物銘云：令終令命。

**鄭氏曰**：俶始也。○**鄭氏曰**：嘉告以善言告之，謂

振辭也。○**丘氏曰**：言羣臣願王明盛而又獲善

終也。朱氏曰：高即而又令終，所謂似好德考終

命也。○**陳氏曰**：王之所以能高明善終者，何由

知之？蓋有其始矣。○**朱氏曰**：今固未終也，而既

有其始矣，於是公尸又嘉告之。○**東萊曰**：周之

追王止於大王，則宗廟之祭尸之尊者乃公尸

也。自既醉以酒至高，勛令終皆祭畢而奠，頌禱

之辭也。自令終有俶，至於卒章皆追頌祭之受

福以明頌禱之實也。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籩豆解見伐柯。○**鄭氏曰**：靜嘉，潔清而美也。辰

樂，劉氏曰：靜言其潔，濯且敬也。嘉言其新美而



時也○**宋氏曰**朋友指助祭者陳氏曰共事之人○**蘇氏曰**王之友人也○**鄭氏曰**似所也○

**蘇氏曰**攝撿也○**孔氏曰**公尸以善言告者是  
何故乎由祭饌則潔清而美鄭氏曰籩豆之物  
潔清而美政焉氣和所致○王氏曰其設之也  
不詳而為之也至美與執爨踏踏為俎孔頌君  
婦莫莫為豆孔庚同意○陳氏曰傳所謂馨香  
而森讒匿之意也**助祭者**又相斂攝以威儀又  
曰各自收斂以相佐助為威儀之事祭義所謂  
濟濟漆漆是也○王氏曰攝以威儀則其助祭  
也莫或敢慢與既齊既稷既烝既飭同意當神  
之意也

類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卡位反永錫爾

**孔氏曰**時謂時節○**宋氏曰**

孝子主人之嗣子也儀禮祭禮之終有嗣舉奠  
呂氏曰祭祀之終有嗣舉奠所以致其傳傳祖  
考德澤之意深矣○**毛氏曰**匱竭也類善也○

**東萊曰**成王與助祭者威儀既得其宜又有嗣  
子之孝舉奠然後其孝可謂源源不竭矣神之  
錫汝之善宜其永永不替也

其類維何室家之壺苦本反君子萬年永錫祚才  
路反胤羊刃反

**爾雅曰**宮中巷謂之壺董氏曰壺者內也自內  
以達外也○**宋氏曰**祚福也胤子孫也錫之以

善孰大於此孔氏曰七章此言天被爾祿景命  
有僕即祚也八章云釐爾女士從以孫子即胤  
也此章舉其目下章分說之



其胤維何天被皮壽反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鄭氏曰**被覆被也。○**毛氏曰**僕附也。王氏曰屬

也。○**孔氏曰**前章言永錫祚胤謂祚及後胤也

此章因其句末而轉之故云其胤維何其實先

言祚耳。○**朱氏曰**言當使爾被天祿而為天命

之所附屬下章乃言子孫之事

其僕維何釐力之反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毛氏曰**釐予也。○**鄭氏曰**女士女而有士行者

從隨也天既予女以女而有士行者謂生淑媛

于春反使為之妃又使生賢知音智之子孫以

隨之謂傳世也蘇氏曰予之以女士而其子孫

棘不賢者矣

既醉八章章四句

晁言符鷺於維反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

成神祇祈支反祖考安樂音洛之也孔氏曰物

則反或將喪之成之既難守亦不易故所以美其

能守之也。○李氏曰人苟不安神何所依惟能持

盈守成神祇亦得安矣鳥鷺在溼公尸來燕來寧

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鳥水鳥也孔氏曰釋鳥

鷺沈鳥郭璞云以鴨而小岳尾背上有文今江

東亦呼為鷺陸璣疏云大小如鴨青色卑脚短

喙水鳥之謹愿者也鷺鳥屬孔氏曰蒼頡解詁

云鷺鷥也。○**毛氏曰**鳥鷺言天子

之祭而言公尸何也當成王之時為王尸者有

文王武王其上皆公尸也故言公尸之尊者。○

**鄭氏曰**爾者成王也。○**毛氏曰**馨香之遠聞也

○**歐陽氏曰**鳥鷺在溼在沙謂公尸和樂如水



鳥杜水中及水旁得其所爾杜渚杜深杜壘皆  
水旁爾鄭氏曲為分別以譬杜宗廟等處者皆  
臆說也○**季氏曰**公尸來莫來寧言公尸來莫  
餒而安寧○**孔氏曰**福祿來成汝孝子也  
鳧鷖杜沙公尸來莫來宜爾酒既多爾般既嘉公  
尸莫餒福祿來為干偽反協句如字

**毛氏曰**沙水旁也○**武樂闋氏曰**宜者宜之也  
○**鄭氏曰**為猶助也毛氏曰厚為孝子也

鳧鷖杜渚之與反公尸來莫來處爾酒既清思汝  
反爾般伊脯公尸莫飲福祿來下

**毛氏曰**渚止也孔氏曰水中高地為渚處止也  
消解見伐木

鳧鷖杜深在公反公尸來莫來宗既莫于宗福祿  
攸降公尸莫餒福祿來崇

**毛氏曰**深水會也說文曰小水入大水也宗  
也○**莆田****鄭氏曰**于宗宗廟也○**呂氏曰**崇積  
而高大也

鳧鷖杜壘音門公尸來止裏裏許云反已酒欣欣  
燔炙芬芬公尸莫飲霖有後艱

**毛氏曰**壘山絕水也孔氏曰謂山當水路令水  
勢斷絕也○後漢書馬援傳浩壘注云浩水名  
也壘者水流峽山間兩岸深若門也裏裏和說  
也欣欣然樂也芬芬香也○**鄭氏曰**令王自今  
霖有後艱

鳧鷖五章章六句

假音暇樂嘉成王也○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  
宜人受祿于天保音右命之自天申之

**毛氏曰**假嘉也○**鄭氏曰**民杜下之民也人杜



位之人也。阜陶謨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  
惠，黎民懷之。○**毛氏曰**：申重也。○**歐陽氏曰**：詩  
人嘉樂成王有顯顯之德，以宜其民人而受天  
之祿。○**宋氏曰**：天之於成王，反覆眷顧之不厭，  
既保之，右之，命之，而又申重之也。○**中庸**：作嘉  
樂君子，憲憲令德。左氏傳亦作嘉樂。  
千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起  
連，反不忘率由舊章。

**鄭氏曰**：千求也。十萬曰億。○**爾雅**曰：穆穆敬也。  
皇皇美也。鄭氏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禮記**  
**曰**：君諸侯也。王天子也。○**鄭氏曰**：愆過也。率循  
也。○**樂書**：成王干祿而得百福，故其子孫之蕃至  
千千億，適為天子。侯為諸侯，不穆穆皇皇，以

遵成王之灋者。○**釋文**：作且君且王曰一本且  
並作宜字。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絜絜焉路，反率由羣匹  
受福，絜絜四方之綱。

**鄭氏曰**：抑抑密也。○**毛氏曰**：秩秩有常也。○**蕭**  
**田氏曰**：羣匹羣類也。鄭氏曰：匹耦也。○**朱氏**  
**曰**：羣臣也。○**歐陽氏曰**：言成王有威儀，有令德

其臨下，絜有怨惡於人，率用羣臣以共治之，王  
享其福，祿總其綱紀而已。○**蘇氏曰**：從衆之欲  
而已，不自為，是以能受絜絜之福，為四方之綱  
之綱之紀，絜及朋友百辟，卿士媚眉，備反于天子  
不解，佳買反于位，民之似絜，詩絜反。

**董氏曰**：大作綱，小作紀，綱為統紀，為目。○**鄭氏**  
**曰**：絜者，絜飲也。○**毛氏曰**：朋友羣臣也。○**丘氏曰**



諸侯也。○**董氏曰**百辟諸侯也。卿士諸臣也。○

**鮑氏曰**媚愛也。○**毛氏曰**暨息也。○**李氏曰**紀

綱既正，黜為杜上，與臣下，葵飲而樂之。○**宋氏**

**曰**百辟卿士媚而愛之，維欲其不解于位而為

民所安息也。○**釋文**不解作匪解。○**東萊曰**泰

誓曰：友邦冢君，酒誥曰：太史友，內使友則朋友

者，合百辟卿士言之也。君獎其臣，臣媚其君，此

上下交而為泰之時也。泰之時，所憂者怠荒而

已。此詩所以終於不解于位，民之攸暨也。方嘉

之又規之者，蓋舉陶賡歌之意也。民之勞逸，在

下而樞機在上，上逸則下勞矣，上勞則下逸矣。

不解于位，乃民之所由休息也。

**假樂**四章章六句。

**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音利。政戒以民

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

**周本紀**云：后稷生不窋，不窋生鞠陶，鞠

陶生公劉。是后稷之曾孫也。后稷本封於郃，史

記曰：夏后氏政衰，太稷不務，不窋失其官而奔

戎狄之間。不窋孫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修后

稷之業。○**王氏**曰：周之有公劉，言乎其時則甚

微，言乎其事則甚勤，稱時之甚微以戒其盈，稱

事之甚勤以懲其逸，蓋召公之志也。

**篤**公劉匪居匪康，廼場廼疆，廼積廼倉，廼裹音

餼音侯，糧音良。于橐他洛反。于囊乃郎反。怒輯音

集用，允弓矢斯強，于戈戚七歷，反揚爰方啓行。

**毛氏曰**篤厚也。○**鮑氏曰**康安也。○**東萊曰**場

畔也。疆介也。積委積也。朱氏曰：露積也。餼食也。

糧糗也。○**毛氏曰**小曰橐，大曰囊。孔氏曰：左傳



稱趙盾見靈輒餓爲之算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橐唯盛食而已是其小也公羊傳稱陳乞欲立公子陽生盛之巨橐內可以容人是其大也○董氏曰橐底曰橐有底曰囊○**毛氏曰**輯和也○**鄭氏曰**于盾也戈句音鉤于戟也○**毛氏曰**威斧也揚鉞音越也孔氏曰廣雅曰鉞威斧也則威揚皆斧鉞之別名傳以威爲斧以揚爲鉞鉞大而斧小太公六韜云大柯斧重八斤一名天鉞是鉞大於斧也○左傳工尹路曰君王命剝毛以爲鉞秘注鉞斧也枘柄也○枘音秘○**朱氏曰**方猶始也○**蘇氏曰**后稷始封於郃傳子不密而失其官轉於戎狄之間再世不顯其孫公劉復修后稷之業始居於豳故召公稱之以教成王○**朱氏曰**言厚誥公劉之於民也

其在西戎不敢寧居以治其田疇實其倉廩富且強迺裹其餼糧息以輯和其人民而充顯其國家於是以其弓矢斧鉞之備爰始啓行而遷國於豳焉○**原注曰**毛鄭以公劉居於郃而遭夏人亂辟難遷於豳且以爲在郃有疆場積倉爲憂人迫逐乃棄而太放之是章意象整暇不見迫逐之事以國語史記索之蓋自不密於竄于西戎也公劉而復興疆場積倉內治既備然後裹糧治兵拓大境士而遷都于豳焉國都雖遷向之疆場積倉固在其封內也

先兄己亥之秋復修是書至此而終自公劉之次章訖於終篇則往歲所纂輯者皆未及判定如小序之有所去取諸家之未次先後與今編條例多未合今不敢復有所損益姑



從其舊以補是書之闕云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度既繁既順迺宣而霖永嘆  
他安反陟則在嶽負羣反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  
王及瑤音遙鞞必頂反瑋必孔反容刀

**毛氏曰**胥相宣徧也孔氏曰王肅云徧謂盧井

嶽小山別於大山也孔氏曰郭氏云山形如累

兩甑上大下小也舟帶也下曰鞞上曰瑋孔氏

曰鞞者刀鞘之名瑋者鞘之上○**鄭氏曰**廣平

曰原厚考公劉之相此原以居民民既衆矣既

多矣既順矣皆安全之居而霖辰嘆息其舊也

公劉之相此原地矣由原而升嶽復下在原皆

反覆之重居民也○**毛氏曰**瑋是玉之別名公

劉帶美玉及瑤并鞞鞞容師之刀○**木氏曰**此

章言坐而相士也相猶安也宣居之徧也

王及瑤鞞鞞容刀言公劉帶此佩而上下山  
而相邑居之所也○**釋文曰**嶽本又作巖○

**釋文曰**躋攀跋涉賤者之事非賢者所能堪也公

劉陟嶽降原其勞如此視其何所佩服矣則維

玉及瑤鞞鞞容刀也以如是之佩服親如是之勞

苦斯其所以為厚於民也歟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音普原迺陟南岡乃觀

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於于時言言于

時語語

**鄭氏曰**逝往瞻視溥廣也山脊曰岡絕高謂之

京公劉往之彼百泉之間視其廣原可居之處

乃升南山之脊乃見其可居者於京謂可營立

都邑京地乃衆民所宜居之野也于於時是也

○**釋文曰**逝彼百泉瞻彼溥原只看百泉



之往處便知地形也○**蘇氏曰**公劉之營京邑也審矣自下觀之則往百泉而望廣原自上觀之則陟南岡而覲京師審其可處矣則京畫以定之曰此可以居民此可以廬實旅此可以施教令此可以議政事蓋自遷幽至此而始有朝廷邑居之正焉○**宋氏曰**京師高丘而衆居之也○**黃氏曰**所謂京師者起於此其後世因以所都為京師曰賓于京依其在京則岐周之京也王配于京則鎬京也春秋所書京師則洛邑也皆仍其本號而稱之猶晉之云新絳故絳也愚按洛邑亦謂之洛師正京師之意也於是言其所言於是語其所語不於斯焉○**毛氏曰**覲見也直言曰言論難曰語  
**篤公劉于京斯依踳踳七莘反濟濟俾筵卑几既**

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步交反舍者嗣之餼於鴉反之君之宗之

**鄭氏曰**公劉之居於此京位而築宮室其既成也與羣臣飲酒以落之俾使也○**陳氏曰**踳踳濟濟者禮容之盛也○**孔氏曰**公劉使人為之設筵設几○**毛氏曰**賓已登席坐矣乃依几矣曹羣也執豕于牢新國則殺禮也孔氏曰乃使人造造其羣執執其豕於牢中以爲餼酒之餼酌之用匏儉以質也君之宗之為之君為之大宗也○**東萊曰**食之餼之君之宗之謂既饗奠而定經制使上下相維也公劉之為君久矣於此始曰君之者言公劉之整屬其民上則皆統然君下則各統於宗其相維蓋如此也古者建國立宗其事相須春秋之末晉執蠻子以界楚



楚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  
當典刑廢壞殆盡之時暫為詐讓之計猶必立  
宗焉前乎此者可知矣

篤公劉既溥既岳既景迺罔相息亮反其陰陽觀  
其流泉其軍三軍者井度待洛反其隰原徹田為  
糧度其夕陽幽居允荒

**蘇氏曰**宮室既成則治其田原既廣且岳矣於  
是考之日景參之以高岡以相其陰陽寒暖之  
宜水泉灌溉之利辨其土宜以授野人孔氏曰  
民居田畝或南或北皆須正其方面故以日景  
定之大名則山南為陽山北為陰但廣谷大川  
有寒有暖不同所宜則異故相之也流泉所以  
灌溉○**鄭氏曰**大國之制三軍以其餘卒為羨  
今公劉遷於豳民始從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

單者糶美卒也度其隰與原田之多少徹之使  
出稅以為國用什一而稅謂之徹孔氏曰小司  
徒云凡起徒役數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羨謂  
家之副丁也今言其軍三軍則是單而糶副以  
周禮言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徹與孟子百畝  
而徹同孟子說三代稅瀆其實皆什一○**曰**

**曰**前既言既皮既繁今更言其儻足三軍何也  
前既遷復輯其民是為既庶既繁今所謂儻足  
三軍則三軍大國之制於是始為大國則其軍  
儻足而已且言其儻足者為將言其後爰衆爰  
有也○**李氏曰**周之徹瀆自公劉始○**毛氏曰**  
山西曰夕陽蒸大也○**鄭氏曰**允信也○**蘇氏**  
**曰**於是又度其山西之田以廣之而幽人之居  
於此益大○**宋氏曰**民塗此始受田有常產矣



瓊曰幽於漢屬右扶風為栒邑縣  
駕公劉于幽斯館涉澗為亂取厲取鍛丁亂反止  
基迺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古木反澗止  
旅迺密為籀居六反之即

**○六曰**館舍也正絕流曰亂皇澗名也遡卿也  
過澗名也○**○六曰**夾其皇澗遡其過澗皆布  
居澗水之旁水之外曰籀○**○六曰**此章總敘  
其所始終也亂舟之截流橫渡者涉澗取材而  
為之以往來取厲取鍛也厲砥石也鍛鐵也此  
言其始來居時以此成民居及宮室也既止基  
於此矣乃疆理其田野則日益繁庶富足其居  
有夾澗者有遡澗者其止居之衆日以益密乃  
復即為籀而居之幽地日以廣矣○**○六曰**職  
方氏雍州其川溼洧注云洧在幽地詩大雅公

劉曰芮籀之即蘇氏曰芮水出吳山西北東入  
溼芮籀芮水之外也○毛氏曰芮水匯也○鄭

氏曰芮之言內也水之內曰隩○**○東萊曰**止旅  
迺密芮籀之即風氣日開民編日衆規摹日廣  
有方興未艾之象焉周之王業既兆于此矣

公劉六章章十句

洞音迥酌名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  
籀也○洞酌彼行潦音老挹音指彼注茲可以餼  
甫云反饋又志反豈夷君子民之父母

**○毛氏曰**洞遠也行潦流潦也孔氏曰行者道也  
潦者雨水也行道上雨水流聚故云流潦也餼

餼也孔氏曰孫炎云蒸之曰餼均之曰餼說文  
曰餼一蒸米也餼飯氣流也歛則蒸米謂之餼  
餼必餼而熟之○朱氏曰餼蒸米一熟而以水



沃之乃再熟也饔酒食也豈美君子民之父母  
樂以疆教之易以悅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母之  
親○**朱氏曰**遠酌彼行潦挹之於彼而注之於  
此尚可以饔饔豈美君子豈不為民之父母乎  
民歸之如父母則皇天親之饗之矣蘇氏曰雖  
行潦汗賤之水苟挹之於彼而注之於此則遂  
可以饔饔孟子曰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  
祀上帝此所以為戒成王也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壘音雷豈美君子  
民之攸歸

**毛氏曰**濯滌也壘祭器孔氏曰司尊彝于四時  
之祭皆有壘是壘為祭器也卷耳六我姑酌彼  
金罍則饗奠亦有壘以此論祭事故言祭耳○  
**增補****朱氏曰**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民之攸歸之

類也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漑古愛反豈美君  
子民之攸暨

**孔氏曰**犧牲注云濯漑也則漑亦是洗名○  
**氏曰**暨息也

洞酌三章章五句

卷音權阿名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美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  
音

**毛氏曰**興也卷曲也飄風回風也矢陳也○

**氏曰**大陵曰阿有大陵卷欬而曲迴風從巖養  
之方來入之喻王當屈體以待賢者王氏曰有  
卷者阿則虛中屈體之大陵飄風自南則化養  
萬物之迴風不虛中則風雜自而入不屈體則



風森自而雷其為陵也不大則其化養也不博  
 王之未賢則亦如此而已○**宋氏曰**豈弟君子  
 指王也矢陳也疑名公從成王遊於卷阿之上  
 而賦其事因遂歌以為戒也○**漢文曰**飄作票  
 日本亦作飄○**東萊曰**此章具賦比興三義其  
 作詩之由當從朱氏其因卷阿飄風而發興當  
 從毛氏以卷阿飄風而興求賢因以虛中屈體  
 化養萬物為比則當如鮑氏王氏之說也三說  
 相須其義始備

伴魚爾游美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  
 似先公函在由反矣

**鄭氏曰**伴魚優游自休息也○**宋氏曰**伴魚優  
 游閑暇之意爾皆指王也○**董氏曰**能克其性  
 則能似其先君矣○**王氏曰**彌者克而成之使

森間之謂也○**毛氏曰**函終也○**東萊曰**自  
 章以下皆名公陳其詠歌之辭也國家閑暇君  
 臣游衍可謂伴魚而優游矣所願乎成王者惟  
 克其性似先公之克終而已但爾者祝辭也彌  
 爾性者祝其進益成就至於鞶虧廟之地也似  
 先公者名公周之尊老故其祝成王遠本先公  
 不忘舊也祝之所以戒之也

爾土宇既符板反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  
 彌爾性百神爾主矣

**毛氏曰**暇大也○**蘇氏曰**章著也○**李氏曰**成  
 王承文成之緒其土宇大而民著其厚甚大不  
 可以有加矣○**宋氏曰**百神爾主矣為天地山  
 川鬼神之主也○**東萊曰**土宇既厚惟祝其彌  
 爾性岳為百神之主而已天子者百神之主也



苟以逸欲虧其性則天位難保將禪以主百神矣上二句嘆而美之下三句祝而戒之也前後兩句亦欬

爾受命最矣第芳菲反得爾康矣豈夷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

**東氏曰**爾受天命累世已久福祿已安矣○

**大目**第祿康安也純大也○**東氏曰**嘏福也常

常享此福也○**東氏曰**自三章至此章皆嘆美

祝戒之辭雖未及於求賢然成王所以彌爾性

而似先公主百神而常純嘏者果何以致之乎

其意蓋在其中矣

有馮符冰反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夷君子

四方為則

**毛氏曰**有馮有翼馮依輔翼也○**蘇氏曰**在前

則有馮在側則有翼○**王氏曰**以引引其前

翼翼其左右○**鄭氏曰**則濼也○**東來曰**是謂

雖戒求賢然詠歌以繼之故其辭從容不迫也

此章始明言賢者之益焉有馮有翼自成王言

之也成王之左右前後當有所馮依有所輔翼

必多得有孝者有德者然後可也以引以翼自

賢者言之也有孝有德之人在王左右以引以

翼然後王德固行可以為四方之濼也賢者之

行非一端必曰有孝有德何也蓋人王常與慈

祥篤實之人處其所以興起善端涵養德性鎮

其躁而消其邪日改月化有不在言語之間者

矣故宣王之在內者唯云強仲季友而蕭望之

亦謂強敞材輕非師傅之器皆此意也

顯顯印印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夷君子四方為



綱

**毛氏曰**顯顯溫貌印印盛貌○**鄭氏曰**令善也

王有賢臣與之以禮儀相切瑳體貌則顯顯然

敬順志氣則印印然高助如王之圭璋也人間

之則有善聲譽人望之則有善威儀德行相副

○**蘇氏曰**遠之則有令間近之則有令望○**陳**

**氏曰**為四方之綱紀○**東萊曰**此章與前章相

承有馮有翼有季有德以引以翼則顯顯印印

如圭如璋令間令望矣

鳳凰于飛翾翾兮會反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

吉士維君子使嬀于天子

**毛氏曰**鳳凰靈鳥也雄曰鳳雌曰凰○**鄭氏曰**

翾翾羽聲也因時鳳凰至故以喻焉嬀愛也王

之朝多善士藹藹然○**蘇氏曰**藹藹衆多也○

**朱氏曰**鳳凰于飛則翾翾其羽而集於其所止

矣藹藹王多吉士則維王之所使而皆嬀于天

子矣嬀嬀愛也非邪嬀之謂也○**東萊曰**自此

以下廣言人材之盛也亦集爰止言其羣聚也

鳳凰于飛翾翾其羽亦傳音附于天藹藹王多吉

人維君子命嬀于庶人

**鄭氏曰**傳猶戾也命猶使也親愛庶人謂擁護

之○**東萊曰**亦傳于天言帝散也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萋萋希

孔反萋萋七西反雖雖皆皆音皆

**宋氏曰**興下章之事也○**毛氏曰**山東曰朝陽

孔氏曰孫炎云朝先見日也萋萋萋萋梧桐盛

也雖雖皆皆鳳凰鳴也○**鄭氏曰**岡山脊鳳凰

非梧桐不棲○**孔氏曰**釋木云觀梧郭璞曰今



梧桐又曰榮桐木郭璞曰即梧桐也欬則梧桐  
一木百○**朱氏曰**朝陽明顯之處也  
君子之車既度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  
多維以遂歌

**鄭氏曰**度衆閑習也○**朱氏曰**承上章之興也  
華華萋萋則雖雖皆皆矣君子之車馬衆多則  
亦足以待賢者矣○**東萊曰**高岡顯地也梧桐  
嘉木也鳳凰棲鳴其間可謂得其所矣故極言  
華華萋萋之盛雖雖皆皆之樂以形容之今王  
之車馬既多既閑苟得衆賢載之其允華和樂  
殆非形容所及也有其時有其具名公所以欲  
成王勉焉此也矢詩不多維以遂歌者召公言  
初陳詩以戒王其辭本不多也意不能已遂歌  
而至於累章耳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變大雅

民勞名穆公刺厲王也鄭氏曰厲王成王七世孫  
也○孔氏曰世本及周本紀皆云成王生康王康  
王生昭王昭王生穆王穆王生恭王恭王生懿王  
及孝王孝王生夷王生厲王凡九王從成王言之  
不數成王又不數孝王故七世也○朱氏曰名穆  
公康王之後名虎

**呂氏曰**民勞皆諫辭也

民亦勞止汔許一反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隸縱詭俱毀反隨以謹隸良式遏寇虐惛七感反  
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呂氏曰**五章章之始皆言民亦勞止惠此中國  
者欲王息民而固根本也中言隸縱詭隨式遏



寇虐者欲王謹察小人將以害政也章末之言皆丁寧反復勸王之辭使之去危即安太惡從善也○**鄭氏曰**汜幾也康餒皆安也惠愛也今周民罷勞矣王幾可以小安之乎愛京師之人以安天下京師者諸憂之根本○**毛氏曰**中國京師也四方諸憂也惜曾也柔安也○**鄭氏曰**惜不畏明不畏天明也○**鄭氏曰**人未有暴故而妄從人者也維釋良之人將悅其君而竊其權以為寇虐則為之故釋縱詭隨釋良之人肅則釋良之人肅而寇虐釋畏之人止歛後柔遠能邇而王室定矣○**李氏曰**示於詭隨之時而禁止之至於為寇虐而欲遏止之亦以晚矣○**宋氏曰**詭隨不顧是非而妄隨人也能順習也鄭氏曰能猶如也順如莫近者釋文曰如檢字

書未見所出疏曰尚書疏以能為恣則此云者與恣同謂順適其意也○**東萊曰**一言而喪

艷曰惟予言而莫予違則詭隨之人誠覆艷家之人也釋縱詭隨乃所以謹釋良而遏寇虐也小人不畏天明苟有而不遏其為惡釋所阻極也

民亦勞止汜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為民逌釋縱詭隨以謹釋昏傲女交反式遏寇虐釋俾民憂棄爾勞以為王休

**鄭氏曰**休止息也逌聚也李氏曰言使民爽離散也釋傲猶謹諱也勞猶功也釋廢女始時勤政事之功以為女王之美逌其始事者誘掖之也

民亦勞止汜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釋縱詭



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罔俾侮恧吐得反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毛氏曰**息止也慝惡也○**鮑氏曰**罔寐極中也

**李氏曰**不中也○**李氏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言王當敬慎其威儀則能親近有德之人蓋禮

貌苟褻則有德之人去之矣○**東萊曰**此章諫

厲王遠小人近君子也

民亦勞止汙可小愒起例反惠此中國俾民曷泄

穰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罔俾正敗戎雖小

子而式私大

**毛氏曰**愒息泄去也鄭氏曰泄猶出也發也醜

衆也○**鮑氏曰**厲惡也敗壞也穰使正適壞戎

猶女也孔氏曰孫籛云戎之為女詩人通訓式

用也弘猶廣也今王女雖小子自遇而女用事

於天下甚廣大也易曰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

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

外違之况其邇者乎是以此戒之

民亦勞止汙可小安惠此中國國寐有殘穰縱詭

隨以謹繾音遣繾起阮反式遏寇虐罔俾正反王

欲王女是用大諫

**李氏曰**國寐有殘言國寐殘敗之醜也○**蘇氏**

**曰**繾繾小人之固結其君子者也○**王氏曰**正

敗者敗而已未盡反而為不正也正反則穰正

矣○**鮑氏曰**王兮我欲令女如玉欲故作是詩

用大諫正女此穆公至忠之言○**蘇氏曰**欲使

王德純備如王也

民勞五章章十句

板音版凡百刺厲王也鄭氏曰凡伯周同姓周公



之胤也入為王卿士疏曰畿內之國上帝板板下  
民卒禪當但反出話不欬為猶不遠靡聖管管不  
實於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毛氏曰**板板反也禪病也話善言也管管棘所  
依也亶誠也○**鄭氏曰**率禪盡病也猶謀也為  
謀不能遠圖不知既之將至靡聖管管苦王棘  
聖人之濃度管管欬以心自恣○**宋氏曰**天使  
下民皆病則反其常猶矣天降既如此可不慎  
哉吾出話以詰之厲王不以為欬而且肆於民  
上其所謀皆不遠惟耽樂於目前不知既之將  
至也人苟知聖人之濃度則必戰戰兢兢不敢  
苟佞其心既棘聖人矣則矯誣訛偽何所不至  
哉朱氏曰其心以為不復有聖人恣以妄行爽  
所依據又不實之於誠信惟其謀猷如此不遠

我是用大諫也

天方難爽欬憲憲天方蹶俱衛反蹶欬泄泄  
以世反辭之輯音集矣民之洽矣辭之憐音亦矣  
民之莫矣

**毛氏曰**憲憲猶欣欣也蹶動也泄泄猶沓沓也

輯和洽合憐說莫定也○**鄭氏曰**難艱難也蹶

震動也厲王暴虐恣行故告之曰天方為艱難

以震動周室棘為是憲憲而不顧沓沓而不已

李氏曰天方降難難於王王何為欣欣然不懼

是不能以服民祗以速亂而已民之不順非有

異志也畏王之棘厭而求以自免耳苟棘欲害

之之心而好善焉民今治而定矣

我雖異事及爾同寮我即爾謀聽我蹶蹶五勿反

我苦維服勿以為笑先民有苦詢于芻初俱反藹



如謠反

**呂氏曰**我雖異事及爾同寮者與執政公卿吾

也不敢斥王託與執政公卿之吾而風之也陳

氏曰責其用事之臣○**毛氏曰**寮官也蹢蹢猶

警警也芻蕘采薪者○**鮑氏曰**及與即就也我

雖與爾職事異乃與女同官復為卿士就女而

謀女反聽我吾警警然不肯受服事也我所苦

乃今之急事女驟笑之先民古之賢者○**毛氏**

**曰**蹢蹢自大之意吾自大而不孫不能用其謀

也芻蕘尚所當詢况及爾同僚者乎

天之方虐變歛譎譎虛虛反毛夫灌灌古亂反小

子蹢蹢其略反匪我吾老莫報反爾用憂譎多將

煇煇許醜反不可救藥

**毛氏曰**灌灌猶歛歛蹢蹢驕貌李氏曰說文蹢

蹢蹢足高也以及高之意觀之是驕之意煇煇

然熾盛也李氏曰說文煇煇火熱貌○**毛氏曰**

譎譎戲侮也吾天方將為虐李氏曰吾天之將

虐以世國家安得以為戲而不信哉老者知其

不可而盡其款誠以告之少者不信而驕之故

曰非我老耄而妄言乃女以憂為戲耳夫憂未

至而救之猶可為也苟俟其益多則如火之盛

不可復救也○**鮑氏曰**老夫自謂也○**毛氏曰**

如人病甚不可救以藥王氏曰列子曰曾不發

藥乎左氏曰不如聞而藥之也與此救藥同意

天之方憐才細反稟為夸苦花反毗威儀率迷善

人載尸民之方殿屎許伊反則莫我敢葵壘亂茂

資曾莫惠我師

**毛氏曰**憐怒也夸毗以體柔人也孔氏曰釋



云夸毗體柔也。○李巡曰：屈已卑身，求得於人曰體。柔欬則夸毗者，僂僻，具形體以順從於人。殿屎呻吟也。釋文曰：殿說文，佗念屎說文，佗吡。茂霖資財也。○陳氏曰：天方怒女輩，汝宜誠實以應天。霖為僂僻。○鄭氏曰：君臣之威儀盡迷亂，賢人君子則如尸矣。不復言語。王氏曰：善人載尸則不言，不為飲食而已。畏斃故也。葵揆也。民窮困如此，曾不肯惠施以賙贍衆民。○曰：民方疾痛呻吟而莫敢揆其事者，故民忝亂。霖資王曾莫惠我師多瘠罔詒也。天之牖民如壞，許元反。如麓音池。如璋如全如取。如攜攜霖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匹亦反。霖自立辟，婢亦反。

曰牖也。如壞如麓音相和也。如璋如全。

善相合也。孔氏曰：半全為璋，合二璋則成全。○曰：攜取也。善其易也。○李氏曰：苟能順天理以牖民，則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苟將亦益於民，則牖民之道變易矣。益者善其霖求多也。特善攜者以帶上文善之耳。今之民既多邪僻矣，而王又為邪僻，何以牖民哉。○東萊曰：亂雖極矣，道之者固有簡易之理，不作聰明為邪僻以亂之行，其所霖事斯可矣。

佗人維藩，大音泰。師維垣，大艷。維屏，大宗維翰。讓德維寧。宗子維城，霖俾城壞，霖獨斯患。

毛氏曰：佗善也。○王氏曰：佗人善人也。大師大衆也。大宗巨室也。善人也。大衆也。大艷也。巨室也。王所恃以為藩垣屏翰也。宗子同姓也。○曰：藩者園圃之籬垣者小牆之名。○宋氏曰：



屏楹也。○**毛氏曰**：翰幹也。○**李氏曰**：王所恃以  
屏翰國家者，杜此數者，苟懷之以德，則稷有不  
寧矣。宗子維城，吾同姓之宗子，亦當以德懷之。  
詩人以懷德維寧，間於中則宗子維城，亦當以  
德懷之也。○**左氏曰**：君其修德以固宗子，何城  
如之？所謂宗子維城是也。○**朱氏曰**：懷德維寧，  
則得是五者之助，不欽則乖離而城壞，城壞則  
藩垣屏翰皆壞而獨居獨居而所可患者，全矣。  
○**東萊曰**：前苦告以為治之本，此章告以為治  
之輔也。

敬天之怒，稷敢戲豫，敬天之渝，用未反，稷敢馳驅。  
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毛氏曰**：戲豫，謂逸豫也。馳驅，自恣也。王往旦明  
游衍，衍溢也。○**鄭氏曰**：渝，變也。及，與也。昊天杜

上仰之皆謂之明，常與女出入往來游溢相放，  
可不慎乎？○**橫渠張氏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仁  
體事而親不杜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霖一事  
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  
游衍，霖一物之不體也。又曰杜詩亦儘說鬼神，  
如云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吾鬼神體著萬物，鑒察只杜左右。○**朱氏曰**：板  
板也，難也。蹶也，虐也。憐也，其怒而變也。甚矣而  
王之君臣不知敬也，亦知其有日監在茲者乎？  
○**李氏曰**：末章所苦，文王在帝左右是也，而凡  
伯亦告厲王以此者，蓋古人責難於君，以孔孟  
之時，其君皆庸主耳。孔孟告之，霖非堯舜禹湯  
文成之遺，乃知古人之事君，霖不欽也。



生民之什十篇六十四章四百三十三句

元續說子湖明陸

心源眉送國子監

之書國南學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六





